

年

卷

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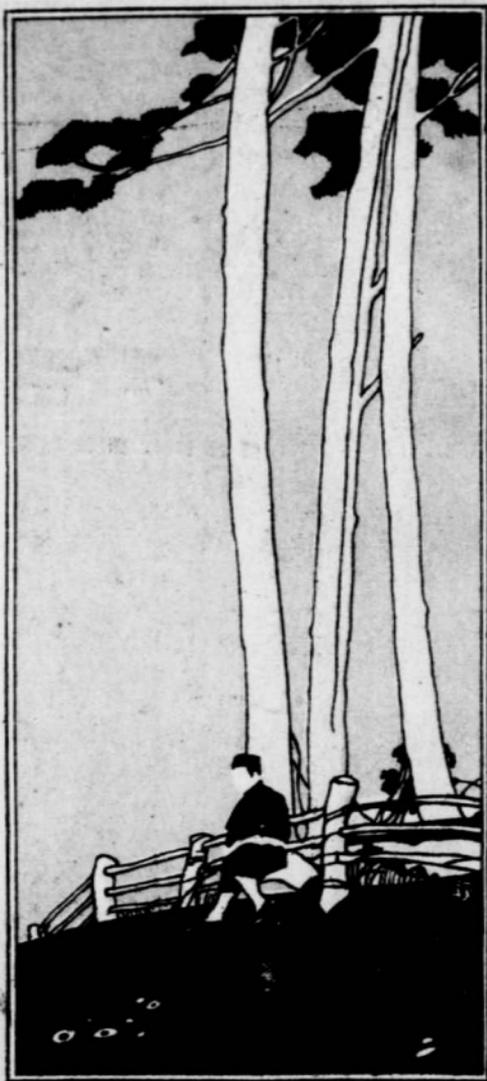
15

3

第

第

一
 言
 世
 界



中華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爲立券之報紙

第 三 期
 第 十 五 卷
 (第二〇九號)

The Story World

Vol. XV No. 3 (209)

January 14 1927 十六年一月十四日

上海小說世界社發行

商務印書館

獨家經理

伊卡照相器具

德國伊卡公司，係由五大照相製造廠聯合組成，出品精良，冠絕一時。欲求攝影之精美者，當以購用伊卡為唯一途徑。伊卡照相之優點，凡詢有經驗之攝影家，無不知之。

迭生運動用品

美國迭生公司精製高等運動用品，種類繁多，無美不備，行銷之廣，遍及世界各國。而我國運動家所用者，迭生出品，尤占多數。此即其製造精良之鐵證。

各種自來水筆

本館經售美國名廠自來水筆，活動鉛筆，各種禮筆，前後不下十有餘家。其中公民牌，民國牌，進步牌三種，尤為廉宜，商學各界，均愛用之。

斯賓塞顯微鏡

斯賓塞顯微鏡及光學用品，馳名有年，凡著名之醫生檢驗室，學校試驗室中，無不有斯賓塞之蹤跡。現由本館經售。

編者的報告

今接許多讀者的來函。託編者代爲徵求「小說世界」特將徵求人姓住址。及所徵求的卷數、期數。分別開列如下。

張碧梧君。徵求十三卷第十三期。及第二十五期。十四卷第五期。第六期。第八期。第九期。第十六期。寄上海四馬路時報館。有相當酬謝。

于昶廣君。徵求十三卷第五期。寄吉林、長春北、米沙子、路警分所。有相當酬報。

徐德玖君。徵求十三卷第一期。寄煙台中國電報局。酬十倍之書券或郵票。後寄者璧還。

張心餘君。徵求十三卷第二十一期。寄上海美租界勞勃生路六號白禮氏洋燭公司。酬郵花十分。

嚴曼平君。徵求十四卷十七期。寄上海牯嶺路中、長沙路口、信義公煤號。

第四第五兩次敲詩答案。有遲寄到的。準在下期補錄一次。先此預告。

前卷十二期。登了呂伯攸先生的「記李叔同先生」。讀者都很歡迎。該篇所說得的沙翁墓誌。已登在本期插圖中。此外再借到李先生的各種照片。及書畫墨跡。數十幀。將陸續登載。先此預告。

□ 小說世界 第十五卷 第三期 目錄 □

□ 圖畫 □

沙士比亞之墓誌

老人頭？

□ 文字 □

編者的報告……………編者

廣告……………唐小圃

一個不重要的婦人……………楊小仲

咫尺之間……………黃葉

分飛(下)……………馬鵬魂

小說枝談(續)……………蔣瑞藻

愛爾蘭的野薔薇(影戲本)(續)……………陳大悲

無曆國(今鏡花緣之三)……………胡寄塵

相思(補白)……………周敬重錄

肺體萎弱咳嗽等症

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所造之稠濃鮮紅之新血可療治之

江蘇省蘇州吳縣第二警察分所長王維棟先生來函云



王維棟

君玉照

足徵藥品之功效實為紅色補丸第一表謝忱

甘肅寧夏寶豐恆盛成洋貨莊段有本



段固臣

君玉照

因而奉函以鳴謝忱

神病兩大蘇治咳弱操從心鄙
妙消瓶醫時未嗽常勞事芸人
也除立生購見異覺過軍窗自
特精見紅服效常頭度界嗣幼
誌神有血色章驗多暈身政後
之爽效補廉旋方日體界出書
以快百丸士來調眩虛因外專

幼先生來函云鄙人
操勞太過每屆冬
令咳嗽氣喘夜不
成眠自購服貴藥
局章廉士大醫生
紅色補丸之後果
覺有力嗽止定夜
效安睡效驗之速
神妙無匹關山遙
隔不能登門叩謝

家庭衛生小書奉送

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
健腦之聖藥
力血少氣衰
筋系刺痛腰背疼痛
等症對於婦科各症尤
為神效凡經售西藥者
均有出售或直向上海
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
大醫生藥局函購每瓶
大洋一元五角每六瓶
大洋八元郵力在內

敝局印有精美衛生小
書名曰名醫康健談以
及其餘衛生要道甚為
詳備如欲索取請寄
一明信片至上海江西
路六十號敝藥局原班
郵奉各一本可也

韋廉士大醫生藥局之出品在美國製造確係美國貨

小 424 (1)

SHAKESPEARE

沙翁墓誌

Good friend, for Jesus sake forbear
To dig the dust enclosed here,
Blessed be the man that spares these stones,
And cursed be he that moves my bones.

沙翁墓誌
才法古樸
如傳乃沙
前自平文
字亦真衍
不可將解
不傳為近
伐美文如

GOOD FREN^D FOR IESVS SAKE FORBEARE,
TO DIC^C THE DVST ENCLOSED HEARE:
BLESE BE Y^E MAN Y SPARES HIES STONES
AND CVRST BE HE Y^T MOVES MY BONES.

壽如可歲

(贈生先攸伯呂) 誌墓之亞比士沙

此為沙翁自撰墓誌。上面左角。為李叔桐先生所譯近代英文。右角為李先生跋語。中間則李先生所題「沙翁墓誌」四字。其原蹟。在太平洋報社失去。此為呂伯攸君所藏。民國元年太平洋畫報之一角也。



老人頭？（複形畫）

魏屏三先生借印



贖物

(日本加藤武雄著)

唐小園譯

我父親從鄉間來信說：「西岡的老翁，想見你呢！如果得暇，應當前去拜訪。」我接到父親的信，幾乎同時也接到西岡老翁的信。老翁的信裏說：「現在亟欲一晤，務請駕臨敝寓，不勝翹盼！」我近日聽說，西岡的老翁已入老境，近日因為中風，身體轉動，很不自由，所以更覺得無聊了。因此種種關係，所以我不能不去探望他一番；再者我去探望他，也可以說是一半義務心。我於是提着葡萄酒，和旁的禮物，便到蠟殼町老翁的寓所去了。

我和西岡的老翁，自從在鄉里分離以後，忽忽已有十餘年了，今日回首一想，有如隔世；然現在

我又把這位身穿黑色條紋外套，頭戴高冠，面帶笑容，十分寬厚長者的老翁，從我記憶之一隅，喚出來了。老翁在當年，是我們村中的村長，兼充郡會議員與縣會議員。我們的家，與老翁的家，距離不遠，老翁又是我祖父的棋友，所以老翁時常到我們家裏來。

我記得小的時候，老翁每次見了我，必是一邊動着他那很長的眼角，一邊把他那大手，放在我的頭上，說道：「好孩子！不要淘氣！務必勉力用功啊！」

村中的人們，視西岡老翁為非常的偉人，沒有一個人不尊敬他的。當日在我的兒童心中，也以爲像老翁那樣偉大的人物，在世界上，大約是再沒有的了。老翁既是個偉人，可是對於我特別垂青，因此我的心中，也頗自負。我每當新年試筆，必寫一篇字，獻與老翁。老翁對於我這篇字，照例是給我兩三枝筆，和一錠墨，作爲獎品。我對於這種偉人所賜的獎品，是何等的珍重啊！

西岡老翁，在我們鄉里，是住在山邊一個小村裏，可以說是世代相傳的舊家，並且是近鄉馳名的素封家；因此老翁對於本族的人們，臨之以族長的權威，他是家中的老家長。這位老翁，當年是個非常的野心家，在政治方面，極感興趣，與政黨等項團體，全部發生關係，因之耗去大部分的家產，可

是沒得到什麼效果。老翁既失敗於政治方面，遂一轉而從事於實業。他在實業方面，因為作那無成算的企業，和那大膽的投機事業，僅僅三四年的光景，竟把全分的家產，完全耗盡。家業既敗，同時家庭之內，也發生了種種的問題；到末了，老翁把兒子和兒婦，留在鄉間，自己帶着年輕的後妻，往東京去了。此時老翁已經將近六旬了。當他要往東京去的時候，全村的人心已去，與往日大不相同。其實這些人們，當老翁權勢正盛，獨斷獨行之時，莫不倚勢偷生於老翁權勢之下，老翁看他們，如同蛆蟲一般；沒想到昔日偷生於自己權勢之下的人們，現在居然變成攪亂者，威嚇者，簡直變成叛逆者了。昔日村中的人們，誰不以西岡舊家自相誇耀？現在因為老翁毀滅了西岡，並且湮沒了村人的誇耀，所以全認定老翁為家庭的敗子，也就是全村的罪人了。後來聽說老翁到了東京以後，開了一家小商店，於是全村的人們，非常憤慨，全都說：「好把夙業全都暴露了！這簡直是把全村之恥，表現到東京去了！」

老翁上京不久，他那有病的兒子便死了，兒婦也歸娘家去了，剩下一個孫子，也去給人家當螟蛉之子去了。西岡的舊宅後邊是一塊桑田，所有的樹木，砍伐淨盡；祇留下一棵舊日所栽的松樹，尙

在土坡上，悽悽慘慘的獨立於夕陽之下。

關於老翁在東京的狀況，尙時時傳聞於村中；據說：「老翁所開的小商店，雖經關閉，但是近日不知是什麼緣故，竟能攀援到兜町的股票行去了。得利頗豐，所以老翁的生活，也頗充裕。」這種傳說，一傳到村中，於是村中竟有五六十人，空着手向東京跑去。人人都稱讚道：「總而言之，能創立事業的，還是要推老翁！老翁究竟是個偉大的人物啊！」我記得老翁要上京的時候，在起程的兩三日之前，曾經到我們家裏來，執着我父親的手，說道：「人是應當作一番事業的呀！不論作什麼事業，不可不到東京！那東京的土地，雖瘠瘦如苦，但是一經播種，全能大穫。你看着罷！我此刻到了東京，一定要樹起一枝鮮明的旗幟來，給你看看！」我一想到老翁這種傲語，不由得像有一個老英雄的面影，現於目前。

從此以後，六七年的歲月，忽忽過去了，我也到東京去了。我來到東京，雖在兩三年之前，祇因逐日忙得不堪，始終也沒得到一個拜訪老翁的機會。聽說，老翁現在已不在股票行作事，然已有若干的積蓄，足可安閒度日；不過老翁已經年高，恐怕不如昔日那樣的康健了。

我現在就是要拜訪這位老翁去。

二

我在水天宮的車站，下了電車，便在下叮的後街徘徊；因為這個地方，若是無人指導，是容易知道番地的。我向站崗的巡警打聽了一番，纔知道老翁的寓所，是在巷的裏邊。於是走進一條又溼潮，又黑暗，又狹窄的巷中的小巷，抬頭一看，迎面是一個小廟，我不由得喫了一驚；心想老翁的寓所，難道就在此處嗎？那小廟的前邊，掛着一個紅燈，很淒涼的照着道路。據巡警說，老翁的寓所，就在這小廟的近邊。我仔細一看，纔看見右邊有一個掛着葦簾的小門。我看這小門的樣子，過於寒儉，心裏總覺是尋錯了罷？我心裏雖然躊躇，但是知道除老翁以外，是沒有人住在此處的，於是決定先問一聲。

我高聲向門內問道：「橫山先生，住在此處麼？」

立刻就聽裏面答道：「啊！橫山，就是在下呀！」

這明明是老翁的聲音，原來老翁的寓所，就是此處。

我於是從那洞穴一般的小門，潛伏進去，便是客室。這一所房屋，若是與老翁以前住的宅第比起來，與其說是房，還不如說是巢，倒覺恰當些；這或者就是文章上所謂「陋室」，真不能不使我驚駭呀！

進了小門，約有三疊，（註一）緊接着便是一間八疊的房屋。這房屋裏，散亂拋着些個報紙，和舊團扇。在這些報紙和舊團扇的當中，鋪着一個陳舊的坐褥。此刻老翁正在坐褥上坐着，見我進來，便像是要立起身來的樣子，用那洪大的聲音對我說道：「哦！三君！你來得正好！」

這房裏，除了老翁之外，沒有旁人。我見老翁的顏面，仍然是顴骨堅牢，而有精力，並且帶着嚴肅的氣象；但是瘦得有皺紋了，很粗的眉毛，也白了一半了。此人的特色，是他那很長的上下眼皮，一合一閉，總是不止；像是很重似的，垂於兩額之上，並且有很深的皺紋。身上穿着一件浴衣，露着肋骨顯明的胸部。高大的身體，稍稍彎曲着脊背，在坐褥上，盤膝而坐。一看這種姿勢，不由得想到一個猛獸蹲伏於洞中的景象。

老翁臉上帶着很歡喜的神色，對我說道：「偏巧老妻出門去了，請坐！請坐！大約也快回來了。」

我於是先把帶來的禮物，從包袱裏取了出來，一一獻上；並請老翁恕我久疏問候之罪。

老翁用很嚴重的聲調，緩緩的向我問故鄉的事件，以及關於我一身的事體；我就老翁所問的話，一一敬答。

老翁一邊聽我的話，一邊「唔，唔」的應着，這聲音，像是從腹底擠出來的一般，並且時時的點首。這種鷹揚的氣象，既有權威，又有壓力，不能不令人想起當年舊家老家長的態度。

近日村中的人們，往東京來的很少，這是我知道的；然而老翁卻對我說道：「新近喜作家裏的精作，到我這裏來了。我看這個少年，也是少欠沈穩哪！」老翁這樣說，正是要表明有人常來拜訪。我聽了老翁的話，立刻感到這衰老的肉體之中，依舊保存着當年的本質：如當年的剛愎，當年的自尊，以及當年的不合時宜，還保存着大部分呢！在他那眼皮下邊的兩目，雖已昏暗，然有時激動起來，依舊射出很劇烈的光明。我此次前來拜訪，本是聽說老翁身體病弱，孑獨無聊，所以特地前來，想對於這可憐的老翁，加以相當的安慰；現在一看老翁的景象，卻出我意料以外了。老翁用那負氣的聲調，對我說道：「我到東京以來，十分的勞苦，然勞苦也不過一時而已，到了現在，便安坐而食了。像你們

年輕的人，更應當不憚勞苦，勉力於自己的事業！你要知道！不論什麼事業，在東京都作得到，這是穩固可靠的！

老翁說這些話，雖含着多少自是和牢騷；但是我因為老翁是鄉前輩，所以對於他的訓語，不能不表相當的尊敬；然而我在另一方面，對於這位老翁，又不能不發生可悲可憐之感。

老翁的房中，睜眼一看，有陳舊的箱篋，有破爛的牆壁；在牆壁上，掛着畫格的行情表；在下面安設一尺高價廉而污黑的火鉢；火鉢之旁，堆積着些個舊雜誌；還有針箱等物，也是雜亂無章的。這些品物，全都安置在那五燭電燈的鈍光之下。

老翁在此時，或者也注意到我心中的感想了。正在談話中間，突然停止，向四圍望了一望，然後向我說道：「哦！是的是的！有一件東西，給你看！」

老翁一邊說着，一邊用那因中風而不甚自由腿，慢慢立起身來，開了立櫃的門，翻騰了一番，取出一軸畫來；隨後就像倒下一般，依舊落坐，把那軸畫，放在我的面前。

我一看，不由得起了一種好奇心，便問道：「這是什麼呀？」

老翁帶着得意的神色，對我說道：「來罷！你看！」

我把那軸畫打開一看，原來是一幅淡墨山水，落的是華山（註二）的款。

老翁說道：「這是華山的真蹟！還是二三年前得到手的呢！」

我說道：「這可是非常之物啊！」我雖然這樣說，但是我對於這軸畫，祇用外行的眼光一看，已經不能不懷疑了。

老翁很得意的說道：「請看！這總是好東西罷？」老翁這樣說了好幾遍。如果華山的真筆，固然是極有價值；無如這位毫無個中知識的老翁，祇知道華山是個名家，其他一無所知；所以對於這軸假畫，還當作無價之寶，特別的珍藏呢。

我明知是假的，若是直截了當的說道：「這是贗物，」原無不可；不過這是老翁對於鄉里少年，唯一誇耀之物；我若是一語道破，豈不令老翁大失所望？所以我勉強抑壓着苦笑，說道：「這是極可寶貴的呀！」

我說罷，便很謹慎的把畫軸捲了起來，放在面前。老翁見我對於這軸畫，賞鑑得很冷淡，還以為不滿足似的。

恰巧此時老翁的夫人回來了，中間一款待茶水，便把這件事打斷了；我便就此起身告別。

老翁說道：「怎麼要走麼？來一趟很不容易，何必忙呢？不要客氣呀！」

老翁這些話，原是一種客套，並非誠心挽留；然而在這個當兒，像是突然想起一件事來似的，立刻把那軸華山的山水，取到手內，高高舉起，向我說道：「把這個帶回去罷！我以此奉贈！」

我說道：「怎麼賞給我麼？」

老翁說道：「雖說是一件珍貴之物，然可以贈與閣下！」

我說道：「卻之不恭，那麼，我祇好拜領了。」

老翁見我受領了，心裏必是十分歡喜，這種歡喜的神色，已從老翁的眼中表現出來。他用那很有氣概的聲調，對我說道：「啊！很好！拿去罷！這是我的素志啊！」

我想對於這種贈品，可怎辦呢？好在是不值三文錢的賸物；於是對老翁說道：「既承厚賜，敬謹拜領，多謝多謝！」

我恭恭敬敬的別了老翁，抱着這軸華山的僞品，出了巷口。我到了此時，是不是暗暗的竊笑呢？——不！決不是我此時的眼眶之內的確飽含着熱淚呢！

(註一) 疊者，地蓆也。日本房屋的面積，每以疊計之。一疊長六尺，寬三尺。

(註二) 華山，是日本有名的畫家。

(完)



Quaker Oats

兒童以老人牌
 桂格麥片作早
 餐能助長發育
 健腦強筋而調
 煮尤簡便迅速



各處百貨商店均有出售
 上海郵政第六五號
 經理行洋勒貿

雪膚玉肌容色好

是用棕欖香皂後之效果

棕欖香皂係合棕果橄欖二油而成有清潔而兼
保養皮膚之功能其香味亦極自然無人不愛

各處大藥房百貨店均有出售

上海四川路十二號 棕欖公司啓



美製



一個不重要的婦人

楊小仲

誰去注意到伊像這樣的人，一年當中，亦不知要見多少；況且伊是生成這般的討厭的神情。伊對着我母親訴說伊鄉間的情形，誇張伊自己的工作，把口沫噴到對坐的面上；像十幾夜沒有睡覺的紅赤眼睛，頭上太陽穴兩邊貼了兩張頭痛膏藥；尖銳的刺到耳裏使人發煩的聲音，和說起話來手足無所措慌亂的舉動；我第一次看見伊，偶然的就把伊留了一個可厭的影子在我腦裏，以後每提到伊，這些景象，就在我眼前活動起來。

伊的丈夫，在一家南貨店裏做夥計，力量不夠養伊，伊祇得用伊的技能來養活自己，有時還要供給那能力薄弱的丈夫；伊做的針線，亦祇是適宜於平常粗糙的布衣，並不見精工，還算過得去。專門到各公館裏去收羅些衣服到家裏去做，一面還可兼顧些家事。所以我們家裏常見伊的蹤跡，那時我纔十歲，伊亦

不過三十歲，我們弟兄們的粗布衣服，大概都是伊手製。

有一次，伊哭着到我家來，在母親面前，訴說伊丈夫虐待的情形；把伊儲蓄的幾個錢，都用完了，每天喝酒醉了，還要挨打，現出幾處的傷痕。伊說懊惱出嫁的，自尋苦吃，在娘家的時候，至少要舒服十倍呢。我們亦很覺得伊可憐，遭逢這種丈夫，真是終身的不幸。雖然如此，伊依然收羅各處衣服回家去做，仍然供給伊的丈夫，還要料理家務，仍然還要挨打，我們旁觀人，再亦看不出伊是不快樂，或者是快樂。

一年的夏天，伊的丈夫生病死了，伊很悲傷哭着，盡伊的力量，料理伊丈夫的後事，竭力要給他屍體格外安全舒適，不肯潦草辦理。伊說丈夫在世，沒有得着一天快樂日子，虛度了一身，實在覺着過意不去，不要使他死後，還不能稱心如意。這種無可理喻的談話，雖沒有人去理會伊，但伊那時的悲哀傷感，寂寞孤單，亦足以引起認識伊的人的同情心了。

伊沒有兒女，自此孑然一身，無累無掛；伊仍舊照着往日工作，養活伊自己。在過去很久的時候，偶而當伊的面前提起伊的丈夫，伊那紅赤瞋睡的眼睛，還要擠出眼淚來。伊不像以前勤勞工作，這

時的力量，實足超過生活所需的。

忽然有許多時候，不常見伊到我家來，亦沒有人提到伊。不久，外面有人傳說，伊改嫁了，嫁的就是以前丈夫的朋友。我們很奇怪，還有人要娶像伊這樣的人，而伊何竟急急於再嫁呢。再嫁，在社會舊禮教說，也算得一件可恥的事，伊或者感到這層，所以以前常走的地方，伊都絕跡了；不過像伊這種身世，這種境遇，有誰能去安慰伊，那末又有誰能去苛責伊呢。聽說伊再嫁的這一位，比以前的不見得高明，長日情形，都像以前丈夫酒醉時候，伊並沒有增加一絲幸福，這是我們代伊懷喪的。

這樣的過去了一年，這年的冬天，伊又到我家走動了。仍舊收羅衣服去做，伊比前憔悴多了，伊又用着以前搖頭的神情，在談論伊第二個丈夫的時候；訴說伊的不幸，不能像以前那般流利順口，覺得難於啓口，在昔伊常委之天命，現在伊除了面孔漲得紅紅的，此外亦無可解說了。伊懷孕一、三個月，因為受了過分的勞苦，小產了。伊亦很覺得不樂，為母的癡夢，還縈繞在伊的腦經裏，但旁觀冷酷的眼睛，或者以為這是伊的幸福，減少伊不少的苦累咧。

伊常發出一種奇怪論調說：「一個人做事，何必要顧慮到別人，自己做的，自己承當，苦的甜的，

別人亦不能分開擔任，何必去受那旁邊風涼話的影響。」這是伊遮蓋伊的行爲的話，然而伊卻是照着這種話去做了。

不幸伊第二次的丈夫，又離開伊辭去人世了。伊真真命薄，這般的慘事，豈能一再遭逢；伊亦是與前一般的哭得很悲傷，穿戴了重孝，向各處挪借了錢，很豐厚的辦理喪事。這時旁邊談論到伊的人，都說伊總不致於再嫁了罷，此中苦楚，大概已經嘗够了罷。

果然這幾年當中，很孤獨的守着個人生活，靜默如同勘破紅塵出世的尼僧。是的，世界與伊無緣，與伊無情，伊還有什麼可以依戀的呵！

我們家離去了鄉土，旅居各地，七八年裏，沒有看見伊了。時時無意中傳來消息，伊却是守着伊的節操，不變更伊的志向，我們都以爲伊果是脫離苦海了。

今年，我們回到久離的家鄉，一切都是仍舊，雖然隔離了多年，依然絲毫沒有改進。僅到親戚故舊方面，凋謝的凋謝，興立的興立，衰敗的衰敗，人生變化，是瞬息萬變的；在此中，又使我們生了無窮的感慨，無數的欽羨。而在我們返鄉的前一年，這位女裁縫又有再嫁的消息，傳到我們的耳裏，這真

使我們驚奇嗟嘆，難道人是不會覺悟的呀，所以人生的痛苦，愈轉愈深，愈不得解脫，原多是咎由自取。但是，人究竟亦是難測的，世間的事，什麼是對的，什麼是錯的，亦正難得一個準確的目標，我們又何值得去評判伊呢。

一天的早晨，我經過市街，偶然看見伊，扶着一個男人，沿着牆根走去；這人一隻腳跛了，用一根棍撐在脅下，一顛一顛的走着；一隻手亦瘋癱不能伸直，靠在伊的身旁；黃黝黝的面皮，一副有光無神帶着病態的眼睛；蜷曲不能立直的身體；使人生畏。伊亦顯而易見是操勞過度，老境添了許多了。伊很費力扶着他走，我很奇異的立定腳看着伊，伊忽的抬頭看見了我，亦就和從前一般的招呼了。我說：「女裁縫，好久不看見你了。」

「是的，」伊帶些侷促應了我說：「楊少爺，你好，什麼時候回來的。」

大概停了有兩口長呼吸的時間，我問着伊說：「這是什麼人？」伊忽然面孔紅了，萬分慚愧的神氣，不能回答我的說話，很遲疑的說：「是我家裏人。」忽然又改口說：「是我的親戚。」

這時適巧有一個素來認識的過路人，聽見伊的話，回過臉向我笑了一笑，做一個眉眼，又轉過臉向伊笑着說：「這又用着客氣嗎？」說着就走了。

伊紅着臉，向我一笑，低了頭，扶着他去了。

我真奇怪驚訝，伊竟愛了這般殘廢不完全的人，而委以終身了，在無論什麼人，亦是意想不到的。其中必有其他的原故，好奇心逼着我，去探聽了。

不久，就有一位和伊鄰近的人，把伊的種種，都很詳細的告訴了我們：

伊這第三次的丈夫，以前原和伊住居近鄰，他亦有妻子，在外面亦混得很好，生了兩個兒子之後，他忽生了一場大病，就成了這般殘廢了。於是祇得依靠他的妻子作生活養活他了。前幾年，他跟隨了妻子到外埠去謀食，不幸他妻子忽然厭棄他了，離開他，另去嫁了人。他失了依靠，帶領了兩個兒子，實在無從維持了。這時與伊相見，伊就時常瞻顧他輔助他，同是孤零可憐淪落者，伊的同情心，對於他，更是覺得悲哀無告。伊決意要拯救他一家，伊自問還有拯救他家的力量，如果伊不去顧念到他家，他家立刻可以消滅。伊爲了便於幫助他家起見，先要有確實的名義，於是伊摒去左右許多人的勸告忠言，再嫁給他，因此外面的人，對於伊又起了許多謗論，伊幾於不齒於人羣。

然而伊對於一般進忠言的人，曾有一度的答語。伊說：「我算作什麼，早已爲你們高貴的人們鄙棄了，但是我自問，一生經過了這許多，在已往的我，沒有受過別人若何的優遇，亦得不到別人的好感，亦沒有依靠人而生活；任憑我是赤膽熱心，不顧自己，竭盡心力的照顧人家，所得到的亦祇是冷諷熱嘲難堪的境地。現在我嫁給這殘廢的人，亦是我行我志，我心裏覺得要這般做的，我就截然的這般做了，早已受人鄙棄的我，又何用其憐惜呢。」

我聽了伊這種說話，我震驚，慚愧，我不能認識伊，在已往的久遠的時候。本來像伊這般的人，又有誰能認識伊呢？但是伊又何用人們認識伊呢？

(完)



咫尺之間

(黃葉)

我在小學校裏念書的時候，時常聽得教師談論我國的女子問題，總說：我國的女子，大都沒有自立的本能，完全依賴男子爲生活的。這話，究竟能否成立，我終有些懷疑？後來我進了中學校，又聽到一位姓左的女士的演講，對於我國的女子，痛下攻擊；但大旨也不外乎痛恨我國的女子，大都沒有自立的本能，完全依賴男子爲生活的一番話。我纔有些相信，我在小學校裏聽得教師所談論的，大概終有根據罷。可是我是從小在鄉間長大的，從小看見鄉間的女子，好像並不如小學校裏的教師和姓左的女士所說的那樣沒用。——雖然也有幾位奶奶太太——尤其是李四的老婆——我們都喚她做李四嫂的，不單是能够自謀生活，還能够養活她的二子一女；還能够養活她的深有煙

癩的丈夫李四，要是照這樣看來，那小學校教師和姓左女士的說話，又未免使我起了一點小小的懷疑；但在知識階級中人說的話，怕不會錯罷。

我就記起了李四嫂的一生狀況來：她是一個田舍人家的女兒，從小生長在一個小小的村落中，當然，沒福氣進學校，享受那教育的薰陶，所以一字都不識。她所知道的，只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以耕織爲日常的功課；她祇知道自己分內所應做的，便是這耕織兩件事了！

她在十八歲上便嫁給鎮上的李四做老婆，他們倆的結合，是憑着「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經過許多參天拜地等繁瑣禮節，什麼自由戀愛文明結婚，怕在他們的夢想中也沒有聽見過罷！可是他們倒也很安心地共同生活起來。在先，她還怕的鎮上的生活，或許和村間異樣，所以在新娘時期中，很有戰戰兢兢的樣子。果然，她第一次發見的，鎮上和村間的生活不同，便是她丈夫的抽鴉片煙！她想，這也許是鎮上男子的生活中的一件事。所以她一點不嫌惡她的丈夫，反而很殷勤地煮茶水弄點心去侍候她的丈夫。餘下的時間，好在李家也靠耕織過活的，她仍是和在母家一樣，很勤懇地去做她分內應做的事。她是做慣了的，她祇知做人是應該這樣的，她一點怨心都沒有，她反而覺得

非常地安適！

那時李四的家況，很可以過去，李四也有固定的職業，每月還可以賺些兒進款；又加之李四嫂不廢耕織，夫婦倆倒也安心度日。往後，李四的職業失去了，李四的煙癮加深了，李四嫂的肚裏，又鑽出了一個小孩子來；李四的家況，便一天不似一天，漸漸地窮困下來，李四嫂不得不耐着辛勤，靠着筋骨耕織，去養她的丈夫和兒子。但她仍是一點怨心都沒有。她只認定自己是應該這樣做的——是做慣了的分內事！她除了喜歡她的兒子外，空閒的時候，仍是侍候她的丈夫，雖然已明白她丈夫的吸食鴉片，並非是鎖上男子的生活中的一件事；並且是廢時、失業、敗家的根苗！

李四嫂又生了一個女兒，家庭的境況，更不如前，雖然飯食還可敷衍；但她丈夫的吸食鴉片，已不能像以前的舒暢，她的丈夫，便怨恨起來，說是她的窮命帶累了她，從她入門以後，便一天天的衰敗下來。她向來對待她的丈夫，真像上帝一般看待的，她怎樣敢惡聲相及，她除了忍受，只有背着她的丈夫，暗中彈淚。她想：丈夫的話不錯的，也許自己真的是窮命。她這樣地一想，一點怨心都沒有，她反而覺得自己對不起她的丈夫，把窮命牽累了她。她從此便分外地辛勤，把自己的筋骨，去和命運

奮鬥！她一家四口的日常生活，外加她丈夫每天的吸煙所費，果然靠了她的辛勤，能够勉強地敷衍過去；可是她的豐潤的肌肉，卻爲了過於辛勤，減削了許多；漸漸地呈現出憔悴的樣子來！

李四嫂又添了一個兒子，家庭的境況，越發窘困了。休說她丈夫的吸食鴉片，也不能像以前的舒暢；便是日常的生活，也感到了困難。她丈夫又怨恨起來，不單是說她命窮，還要時常地把她辱罵，她沒奈何只有吞聲忍氣，一點都不敢違抗，爲的她向來對待她的丈夫，真像神聖一般的看待。她只有含着眼淚，加倍地辛勤，把自己的筋骨，去掙取合家的衣食，和她丈夫的鴉片代價。她仍一點怨心都沒有，她只認定是自己做慣了的分內的事——是自己生存在這世間應該這樣地去做。一遇空閒，她除了撫育她的子女外，仍是很小心地侍候她的丈夫，她又認定這也是做妻子的應盡的天職，不容推辭的。但她的憔悴的容顏，越發枯瘠得不成樣子，好像已經是四十多歲的人，雖然她的年紀還只二十多歲。

我從小看見李四嫂這樣地辛苦勤勞。我在小學校的時候，她已生了一子一女；我在中學校的時候，她又添了一子，家境已非常地窮困；我離去家鄉，好幾年了，偶然回去，卻見李四嫂還是撫育她

的子女，侍候她的丈夫，過她的辛苦勤勞的生活，一點都沒有改變。什麼女子解放呀，女子要獨立謀生呀，恐怕她夢想裏也沒有聽見過這樣的學說罷！

有一天，我歸到家鄉，去祝賀一位親戚的喜事，可巧遇見李四嫂挈了她的最小的兒子，上街去賣布。她身上的衣服，差不多還是幾年前的過時舊樣；頭髮也蓬蓬鬆鬆地沒有梳掠；臉色也越發老得可驚。我不由得憶起了在小學校裏聽見的教師的談論，和在中學時聽見的左女士的演講，那麼，像這李四嫂，究竟能不能算有自立的本能？能不能免去依賴男子為生活的職評？

真的，事有湊巧：我當天在親戚家裏參觀結婚禮式的時候，恰好遇見我在小學校時代的那位教師。呵，多年不見了，這一位老先生已留了鬍子，很神氣地在證婚席上做證婚人哩！聽說這位老先生已改入了政界，曾經做過一任縣知事，現在是本鄉地方的大紳士，所以纔够得上做證婚人的資格。我又偶然抬眼瞧到女賓席上，卻又使我驚疑不定：一位珠圍翠繞的中年太太，坐在珠光寶氣的中間，好像有些面熟的樣子；但我再也不想起來，我便悄悄地问那坐在我旁邊的一位朋友：「一個僕婦在給她裝水煙的那位太太，是誰呀？」那朋友瞧了我一眼，說：「怎麼，你不認識嗎？這便是那位證婚人的夫人也；便是以前很著名的一位女演說家左女士呀！」我纔恍然，不由的脫口而問：「這左女士還像以前的到處演講嗎？」那朋友笑了笑說：「不，她已做了太太哩！還有功夫幹這無謂的

事嗎？』但或者她在學校裏教書罷？那朋友望了我一眼，聳了聳肩說：『我不是說她已做了太太嗎？難道放棄了現成的福氣不享，反去過那枯燥寂無味的教書生涯嗎？她丈夫是做過官的人，難不成家裏還愁沒錢使用？』我知道不便再問，便縮住了口。一抬頭卻見那個李四嫂也挈了她最小的兒子走來，黧熱鬚，頭髮仍是蓬鬆地沒有梳掠，衣服仍是幾年前的過時式樣，自然，她只能站在門外瞧看，怎配進入珠光寶氣的太太奶奶們的中間去充做女賓？

忽聽得那位知事太太——左女士，正在喚那僕婦：『娘姨，給我倒杯茶來！』呵，不過座上與階下的咫尺之間，好像有什麼阻隔似的，知縣太太和李四嫂！

這一篇東西，留存在我的胸中，已經好幾年了，雖沒有這麼一回事，可也略略的有些兒背景：我的家鄉中，像李四嫂的那樣的人，簡直多至難以計數，她們的丈夫，大概都是失業的男子，所以在我的家鄉中，可算得只有依賴婦女爲生活；沒有自立本能的男子。而且凡是鄉間的女子，都能够靠着耕織，自食其力而有餘，——自命爲奶奶太太們除外——那麼要說我國的女子，完全沒有自立的本能，依賴男子爲生活，這話當然不能成立，雖然在都會中，或者開通的地方，不少這樣地女子；但能不能代表我們全中國的二萬萬的女子？不過新興的依賴性的女子，反不能說是沒有。那纔是我們中國最可憂慮的一件事哩！著者附言：像知事太太左女士的行爲，固然學不得；然而像李四嫂的行爲也不對。黃葉先生的話，也太偏於一方面了。編者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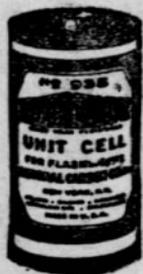
永備電筒

穩妥
經久
可靠

永備電筒不論戶之內外欲得光亮
無不需要盡如人意有各種不同之
式樣以合各種用途射光有二百呎
三百呎及五百呎遠近不同之分

美國
紐約
美國
永備廠製造

各處電料店均有出售



永備標準
電池各種
電筒中無
不適用

無線電機
中應常用
永備無線
電池

EVEREADY

東方又(四)

請看 梅蘭芳出世



梅蘭芳是但中外咸知
 的名伶。他在二十年前已經
 出了世。怎樣現在又有出世
 的話呢。要曉得二十年前出
 世的。乃是舞台上的梅蘭芳。
 現在出世的。却是香烟裏的
 梅蘭芳。不信請看左面的圖

樣。不是至高無
 上的梅蘭芳牌
 香烟麼。哈。

中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出品



分飛 (二)

(馬鵬魂)

甜醉的一瞥裏，兩人握着的手，冰凝起來；而且四肢全身都
在那微微震顫；最後她勉強支撐了迷暈的知覺，彷彿同熟睡裏
運動他的肢體般的啾力，把她的嘴唇，移開了他的唇下。就渾渾
噩噩地拿一方手帕，去揩那唇上的香唾，候的他一手搶了去，
這時她也沒有勇氣去奪轉來了，就把倦錫的眸子望着他：看他
把手帕拿到鼻端上去嗅了幾嗅，一壁朝她笑着。她微微把手一
伸，意思要他還她，但他故意不肯，反把帕子，按在膝蓋手上，用那
夾在袋口的自來水筆，在上面沙沙的寫了幾個字；她從皓潔的
月光裏，糊糊模模的望去，只見雪一般白的絹子上，染了血一般
紅的字跡，是從未見到過的豔麗。她笑着對他說：『拿過來我看！』

他起先不肯，後來把手帕在她面前一揚，她剛了看一個字，又倏
的拂開去了。她笑着把手腕環住他的項，要他拿近來說：『上面
一個 *Save* 下面一個什麼字！告訴我！』下面一個字嗎？好極
了！你猜猜看！』『是不是 *Love*？』她笑着很低聲的猜說：『一
處女的嬌羞，純摯地流露出來，在說 *Love* 一個字的時候。他還
要逗着她說：『你猜不着，我附了耳朵對你講！』他果真把雲鬢
堆着的半鬢，偎近到他的口側。剛想尼他道：『你講呀！你講呀！』
那知他帶着政策成功後的歡笑，——忍不住的笑，說：『是就是，
就是，哈，就是 *Love*……就是 *Love*！』他把個 *Love* 說的很快，接
着就趁她不備，在她的頰上，很重的吻了一下。她也趁他只顧

深吻的當兒，聽的把手帕奪了過來。

她這時因見了帕上的鮮紅的字，鈎起了永久消滅不了的
 思緒，她並不覺得這回憶是寫遺，是隱約，正和她這時身受一樣！
 心頭撲簌簌四肢軟綿綿的入了迷離，悵悵，昏沉的境界。她全身
 正一陣酥軟，忽聽得滿室裏發出桌椅的移動聲，脚步的凌亂聲，
 她猛然的驚覺轉來，急急張目一望，只見那位白先來已走出了
 教室的門，同學們，亦有一部分出去了；下課的鈴聲，叮叮，叮叮地
 在那響着。

功課完了，還只有六點多鐘，校園裏的樹梢上，還有斜陽
 的一角掛着；然而那黃昏的暮，已慢慢地放下來了，因為林內和
 草茵上，如在那散步的人，稍稍離遠一些，就彼此望不清楚。這時
 獨自一個人踽踽地在林畔徘徊着的她，完全給暮靄籠住。她懶
 懶的也不願多疑慮，因她的素性是如此：不喜動而喜靜，所以她
 就在這幽靜的林子邊坐下去。她此刻因為心中苦悶和悲愁，所

以坐也不能久坐，就用手托住了頭，斜躺在草茵上，她舉目呆望
 着天，看見天邊有一抹浮雲，因為和地平綫成角度的原故，所以
 在地上已沒有了太陽影子的時候，那雲上還能受到極燦爛的
 渲染，發出一種深紫和紺黃的顏色，在這兩色彩中和的所在，那
 簡陋的人的字典中，已沒有了比較適當一些的形容字了！這種
 暮雲是此上最會變幻的東西，這無論是誰，多知道的。這時她深
 深望着雲端的變幻，心中說不出一陣傷感。她聯想到人生的
 歷程，也不遜于此，或者更要捉摸不定些。誰也不能料到誰在五
 分鐘之後，是怎樣一回局面。記得有人拿夕陽來比擬父母，說什
 麼「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如拿這暮雲，來比擬頑固的觀
 心，恐怕更恰當些，這可以分兩方面解釋：暮雲本來是極美好的，
 像先時父母愛子女的心理一樣，是能給人們許多安慰，快樂；但
 等他一變的時候，那末正似暮雲在日落以後翻作黑暗的時候
 一樣了！這是一方面，在另一方面說來：可以把日和夜的界限，當
 做時代的劃分綫，在酷烈的日光未落下的時光，我們是當他做
 黑暗時代，因為天容很苛酷很專制的，於是這暮雲——頑固的

心，大肆其活動，受了那時代的獎勵和一種主使的暗動力——因爲暮雲自身不能發光的，完全以太陽之光爲光，這就是暗動，美麗的渲染，就是獎勵。——在那時是可以說極時髦的；但到了日落以後，新來和平的月后當令，人間是佈滿了涼爽的空氣，人們都欣快地從酷熱裏解放出來，大家預備擺着手，在自由的真理的清光下遺游，但是這可恨的暮雲啊！他惡生生地遮在上面，把清光遮住；他還這樣嚴酷的向人們說：「我是你們的保護者，你們那翼在我的蔭蔽之下，是不能逃出我的勢力範圍，你們應該永久服從我，聽從我的命令；這引誘青年的心的明月之光，是不正當的，禮教所不能容的，所以我現在替你們嚴重的防範，稠密的屏蔽住了！你們只要閉着目，聽我的命令行事就是了！」心上已受了深刻的殘惡之傷痕的她，設想到此，心中便如刀刺般的苦痛。她不禁抱住了胸頭，把個身子像龍蝦般的縮了攏來；因爲她的胸中，像要嘔出血的在那翻騰絞痛，她失神了好久，最後有那涼冷的晚風，吹得她感覺發顫，同時却清醒了她的神經；她重又把垂惰的目光，再呆呆地投向天際，一壁把上齒咬住了下

唇，細細的思索，她想：「我不是盲目的青年，我如何能姑息在這黑暗的陰影下，閉着目任他們擺佈，受他們欺騙，而終于受他們損害。我總得要從泥土中拔了出來，我總得要用自己的能力，打破這時代的矸磈；去奔赴真理的清光普照的樂園，我寧可在這黃昏的過渡時代奮鬥，甚至在黑暗之中，顛覆于一切的障礙而死。我只要能夠越出他的黑影的邊界，那就能得到新的有生氣的涼風吹拂，就能受到光明的慈和的月光撫摩；而且在那邊地上都是鋪着極香軟的玫瑰花片，在那馥郁的花徑上，我可以找到我失去的珍寶——他。在那邊永遠歡笑；那時我的靈魂，是何等的純潔，我的精神，是何等的愉快？我的身心，又何等的舒適！」她冥冥地冥想至此，不覺神魂飛越，彷彿已身入快樂的天國，心弦的緊張，正奏着潺湲的樂音；忽而有那清亮的鈴聲，衝破這渺茫的幽曲，原來同學們在那裏喫晚餐了！

她懶懶地立了起來，覺得腹中滿滿地充塞了無限的情緒，無絲毫餓意，同時想起偷往門房一溜，或者他有信寄來也說不定；于是她就不向膳堂，反越過叢林，穿過曲折的小徑，繞到門房

裏去。借了黃昏的微光，在信插中，一封封檢閱，居然有一封厚厚的雪白的布紋信封，插在那裏，信上雖沒有寄信人地址，但從熟識的字跡上，一望就知為何人的手筆！她驚喜得手發了抖，顫瑟瑟地很急迫的拿了下來，就彷彿怕人看見似的，偷偷地跑向寢室裏去。新月已掛在雲霧的破處把她的影子，投在粉壁上，如鶩鴻一瞥！

同學們，在膳堂上，很熱鬧的喫着飯，幾乎把個平素同在一塊進膳的伴侶忘掉了；一直等到飯後盥洗的時候，那年長的M，究竟心細一些，很驚奇地發見失了一個「她」，急忙問着F，曾經見她到甚麼地方去沒有？F瞪着目，一句也答不出；因為一下課，她就被人圍去打網球，一直到鈴響，才直接走進膳堂來，始終沒有和H會面。M悶壓比一般人深遠，心中不覺發起急來：不要她因了甚麼刺激，而出了甚麼變故麼？是她和F商量：先到校中各處去找一下，如再無下落，那末只好去告明校中職員她倆，急急把臉洗好，就到校園裏搜尋，結果沒有見到，她倆心中急了，

跑去問門房，說H小姐並沒有出校，在飯前拿了一封信，恐怕跑向寢室裏去了！F和M轉身追向寢室中去，先在下面喊了兩聲H，沒聽得回音，就快快地登梯而上，因為未到就寢時間，校中定例不點燈，她倆摸索到她床前，見她斜躺在床沿上，頭禪在枕旁，兩隻手還垂落在床外，兩隻眼泡紅腫得異常，褥子上濕了地沒飽了淚珠，大約因為哭得過于疲倦了，所以沈沈地睡去了！她倆朝地上一望，看見有好幾張信箋，被風吹落在地上，知道在這信裏，一定能尋到一個鑰匙，開開啓她倆悶積着的凝團；她倆就很注意的拾起來，走近窗前，借着月光，慢慢地讀下去：

「我永遠不變的戀愛的唯一的甜心！」

她倆讀了這深摯的稱謂，又覺相視而笑；含着些不相干的妬意。「唉！愛人呵！我此時有什麼話可以對你說呢？我真的可以和你講什麼呢？你替我想想看啊！有什麼話，可以對你說的啊？有什麼話，可以對你說的啊？真真有什麼話可以對你說的啊？……」

我既沒有話，那為什麼還要寫信給你呢？我真的沒有話嗎？

不，不要曉得我有滿腔的話，快要漲裂我的心房了！如果我不說，埋藏在心的深處；或是寫好後，並不寄給你，但恐怕不是你所期望的罷！那不是令你太失望了麼？

照理，我此時已沒有寫信給你的極了！沒有寫信給一個尊嚴的處女的極了！何況怎可把這個一向用着的稱呼，加于你身上！我是一隻徬徨在阿刺伯暖幕外的駱駝，何敢奢望牠主人來分一點溫暖的空氣給牠。若把我比做一個被屏斥在門牆外的乞丐，那是最確恰的同樣可憐了！雖然裏面住在繡樓瓊閣裏的小姐們，肯把他最尊貴的慈和，施給沒有歸宿地的游魂！但可惜——可憐那個哀哀無告的乞兒，已被那守在門口，戴着勢利眼鏡的狗，嚇得跑了！慈和的女主人啊！他不願懇求你去懲罰那可惡的狗，因為牠是狗，所以必須執行狗的職務。他已從光暈的空氣中，深深地受到那最尊貴的安慰；他不敢再有更奢的希望了！他只要那鋪滿堆中的一位姑娘，知道人世間有這樣一個孤苦伶仃的人存在，他便滿足了！什麼多滿足了！他雖然飄泊天涯，走到那窮山深谷，大漠荒野裏去，有

那豺虎纏綿恐怖的叫聲，要吞沒他弱小的靈魂，地上又滿散着荊棘，荆棘，要刺進他的脚心裏去，但他口中仍唱着動人哀憐的乞歌，就是使這高貴的姑娘聽而發惻隱之心的悲歌，向前奔波跋涉。他心中充滿了光明的天仙之影，他就能融化了漫天的雨雪，滿地的冰霜；并驅除了一切的猛獸毒蛇；排除了一切的障礙物。憑他的幻想的意旨：他有時還得化做海波的銀沫，在豔麗的朝曦光下，推到那別墅的灘上，然後深深地和姑娘所踐着的輕沙接吻；有時還化作蝴蝶，趁着婀娜的花香，飛到那雪白的紗帳外，徘徊飛舞，從帳隙裏，窺見了那醒睡的微笑；有時更變做一隻極善鳴的夜鶯，把牠宛轉悽惻的歌音，送到她的枕上，把她從夢中驚醒，冥冥長夢中驚醒，這時她聽了這纏綿繾綣的悲歌，心中究竟發生一種憐惜的愛意。還是發生一種憎恨的心思？就要看你此時讀了我這一封信後發生何種情緒而定！愛人啊！你此時還念到沉沉的昏夜中，那隻長歌悲鳴，嘔盡心血的夜鶯麼？

「依我的性，——就是你也一定在那這樣措度，因你早已

深深地了解我的個性的，那我此時一定要陷入自殺的境界。誠然！我正如我想！我一向把世界認爲空虛的，人生和泡影一般的，人們只能從「死」裏去求他的歸宿，求他的安慰，其他甚麼都是海市蜃樓，不可捉摸的。從前我有一位朋友，他自殺的第二天，大家都去哭他，我却歡賀他超脫得快，人們有責備我的，而我對他們講：「慢着！明天請你們來哭我吧！那時我確是傾向到消極的一派，只要有機會，總得把我的主義實行；但一到了和你見面的時候，更進一步之後，我忽地把我的人生觀轉變過來，絕端的轉變過來，我把世界現實了！我把人生，從苦惱空虛中，回復到快樂美滿的境界中來了！我更從你的熱烈的燃燒着的愛火裏，尋到那真的新生命，我是甦生了！我是從電夢中重蘇轉來了！我把「生」認做人們的權利機緣，如有人輕易放棄了他的權利和機緣的，必定是個變得不可救藥的愚人！愛人啊！我那時睡在你生氣勃勃的溫和的懷抱中，忘記了歲月，忘記了生死。我不禁要嘲笑那位維特是個懦弱，因爲自殺畢竟是愚人，或是弱者所做的事！但是到了今天，我不

覺又把觀念轉變了去！我又重持前議；要知道在我出走的前一夜中，好像已聽到死神的足音了，結果他沒有走到我身邊來，因爲他被一個 Angel 阻止了！她用她的潔白的雙翼，遮掩了我的渺小的軀殼，沒有膏了他的齒牙，這安琪兒是誰呢？就是覆翼我的仙女！覆翼我的仙女是誰呢？就是這美麗，純潔，慈和溫柔的安琪兒！總之：那天夜裏確是被她救護出險的，後來我又伏在她的翼子上，飛出了圍圈。愛人啊！我已經把曼陀羅花搗的汁，滴在酒精裏，那種劇烈的香味，確能誘我証誓，我也幾度把嘴唇接觸着杯緣；但終于想到你，你的光明的影子，在我腦中一瞥，真奇怪，就是這樣像出現在銀幕上的一瞥，而我就輕輕的把這瀟灑毒酒，傾入了痰盂。愛人啊！我並非沒有勇氣自殺，我並非怕死，我所以不把鴆酒嚙下肚去，而這樣偷生片刻的，實在是這裏等待你最後的裁判！在你沒把行刑的命令發下以前，我決意不理其他一切的驅迫，引誘，而把身子掙扎退縮在斷頭臺下。我並非珍保我的身體，因爲這已不是我的所有物了，我從那一日起，——這日期是我們學生

的紀念日，想來你總記得很清楚，很深刻的。——我把我的
一切，我的最寶貴的身心，一齊交給了你，贈與了你；這「頭顱」
與「頸項」以及最重要的「生命」，確是屬於移轉所有權下
的一部分，也是你所收受佔有的一部分，這既是你的所有，那
末毀存的主權，當然應該操諸你手，你沒有下令毀滅，我何敢
蔑視主權，任意由我自己支配，斷送呢？愛人呀！你下令啊！我是
絕端遵從的！但是呢？……我現在雖把我有形的生命保持
牢，然而那真實的生命，却早已死亡去了！我知道我那顆先前
完滿的心兒，一定殘缺了，一定破碎了；還恐怕已經碎裂得一
片片不可收拾了。世上恐怕沒有東西，可以彌補膠續得起。但
我還有靈魂，我有靈魂，我還有那極生活的靈魂！他忽而在你
身畔，看護着你，安撫着你；忽而他又飛向天際，他用着最懇切
的呼吸，向着那慈悲博愛的主宰，為你祝福，為你祈禱！只要你
生活得快樂，自然，那天地間就沒有我一個入，也並不稀罕，因
為我是為你而生的，附屬於你的；任何什麼東西，牠喪失了牠
的附屬品，或寄生物，牠決無一絲一毫損害的；但那寄生的物，

却不能脫離牠的主體，否則牠就不能生存了！

實則，我不能對你出什麼怨言的！你是一個最富於熱情的
女子，而且我早已知道你是有堅定的意旨，唯一的毅力，這次
事變，你也是一個被損害者，處在槍林彈雨中的一個戰敗者，
我們應該團結着，提攜着，去抵抗暴力的壓迫，不應該如此同
室操戈的，我知道錯了！我有話語磨突，你開罪你，現在真的覺
悟了！你得原諒你的愛人，在神經錯亂，心理變態時的言論！要
知道我正像一隻被獵人趕得飛奔無路的兔子，在無可奈何
時，竟埋怨起自己那最潔白的茸毛來了，說假使這毛生成黑
色或綠色，那就可逃出獵人的目標了！這種怨恨，無濟於事，反
而延誤生機的！愛人啊！我現在不對你懷疑，更不會怨你，我只
對你抱歉，我覺得一百二十分，一百二十萬分的對你不住，如
你沒有我，決不會遭受這種打擊，嘗到這種傷心的滋味。——
你雖沒有對我講，我能猜得到你此時一定在那裏傷心，我一
定知道你正踽踽在自殺的路上，在那等待我的消息，你因未
知我的下落，才這樣偷生着，啊！愛人！我知道你！我感激你！但此

時請你聽我一句話，無論如何聽我這一句話，這一句最後的話，你當着一個將死的人，長跪在你面前，要求你聽他一句遺言，你總得把這句話緊記在心頭，不要負了這人的熱望；你總得仍舊歡歡樂樂的享受那家庭的樂趣，像沒有這件事發生過一般，他們一定會替你選擇一個最好的人，來做你的伴侶；這個人是千萬倍於現在把個赤心交給你的那個青年！愛人！請你承受我最後一聲稱呼，而緊記牢我最後一句勸言。一句忠告，一句從心底裏發出來的話，也是用極純摯的心血培植出來的繡花，結成的一個美果，請你喫下嘴去，緊貼在「記憶」的深處！這總算一個最忠誠的奴僕，臨去時對他的主人，一點最忠誠的貢獻，夾着他的忠誠的別淚，而呈奉在主人的案上。

我此刻的神經，真混亂到了極端，我的四肢，麻木得沒有感覺，我這幾天內，沒有一刻不和枕得親近，也沒有一刻不在幻想中過活。別人道我渴睡，實則我沒一瞬是合眼的，即使在萬人斃眠的深夜中，我真驚奇我的體力，經過許多的刺激，困難，悲痛，哭泣和失眠，但善病的軀體，忽然堅強起來，我沒有照

過鏡，不知驚瘦到若何程度，然而我覺得我的精神，却是很好；我能支持我的幻想的歷程，從晨至夕，難道是神符與我的嗎？不是！終是你從幻想中給與我的安慰！我就在你手繡的 *Dream* 的枕衣上，時時發出甜蜜的豔麗的歡愉的白日的夢！我的緊張的心靈，就仗這樣暫時緩弛一下。我恍恍惚惚地依舊回復到從前甜醉的時候，呀！愛人！我更把你這贈我的一切可愛的珍品。——在我心目中，世上簡直再也沒有比這一個更可以寶貴的物品了！——摩挲着玩弄着，我又重新感受到你的那種甜蜜的愛意；同時更重現你那嬌憨的笑容；重又沉溺在愛波的裏面。我的劍處，受了仙液的洗滌，得到了無窮的快感的撫慰，把劇烈的痛苦，麻醉了過去！愛人！我此刻雖沒有得見到你的面，承受你的慰藉，但我早已把你的影子，深深地鑄在上面，把無限的慰藉，滿滿地貯在裏面，彷彿是一個無盡的寶藏，可以源源地取用不絕！愛人啊！我此後將永永保管這個珍貴的寶藏，與我的生命相終始；就是我不幸而物化的時候，一定也把牠作為殉葬品，我有這世上最珍貴的寶物，來

伴我長眠，那就比專制時代的帝皇，都來得煇赫，尊榮；只覺得他們終是鄙陋，醜陋，雖然他們是有許多，甚至不可量計的金銀珠玉來殉葬。在此時呢？我有一絲呼吸，總把他們緊緊地夾在手裏，決不有絲毫遺失；牠們已成為我唯一的財產，我可以驕傲人的；也祇有此。現在我準備給牠們帶到海外去了！哎呀！不好了！想不對你講的，現在不覺于無意中吐露出來了！愛人！我不忍欺瞞你，因為我素來沒有講一句不忠實的話，在我唯一的愛人面前；所以我老老實實的對你講了吧！不過在未講之前，先要提出一個條件，就是要你聽我一句話！

微風從窗外，吹度進來，把M手中捏着的信紙，吹揚了起來，F急于要看，就用手按住，再往下讀。兩人的神經緊張已極，她們受到無限的刺激，尤其是年長而經過創痛的M，是淒然欲泣了！

什麼話呢？你不要狐疑，就是很單純的一句話：你聽了我要離開祖國的消息之後，千切不可怨懣和悲憤。因為你要知道這是你的唯一的愛人的唯一的生路，我確認除了這條路外，別的是無路可走了！要就只有那最後的一條路。比較起來，你

是更不允許我去走的！所以我現在已把這計畫堅決的實現了！我情願飄泊在荒山孤島上，或沈溺在驚波駭浪中；只有那淒涼的明月，孤零的小星，微弱的光，慘淡的晚風，還有斷霞殘雪，暮雨朝雲，前來憑吊我的孤魂；那閒鷗旅燕，却做了我的孤魂的伴侶；濤聲澎湃，風聲嗚咽，怕是在那哭悼我呢！

但是，我終是一個受你愛護，撫摩的人！那末我的靈魂，仍當縈繞在你的身畔，睡在你的懷中，你心頭的溫存，仍深深地暖活我的血流，蘇醒我僵冷了的肢體；我仍可為你效勞，聽你命令，供你驅策，我為你祝福，我為你祝福；我永遠愛護着你，使你快樂，使你歡愉，在那甜蜜的夜中，我把你的神思，引入極樂的天國；如你憂愁的時候，我會在你心弦上，奏着歡笑的樂聲。總之，凡是你所不樂的，我總極力為你排除；凡可以娛樂你的，總竭力為你羅置。我愛人歡樂我也加倍的歡樂；我的靈魂，更以你為靈魂。

愛上啊！我走了！我決計走了！明天的朝日，在祖國內，已照不見我的影子了！我真忍心，捨你去了！本來呢？你是我的生命，我

何能離開我的生命，但我相信：你的精神，你的神恩，一定能夠伴著我去的！講到伴著我到海外去，我却記起以前約好的蜜月旅行來了！不是在那寶石山頭來風亭中，我倆春遊小憩的當兒，我倆誓願將來在結婚後，立刻到海外去度蜜月嗎？我倆去領略巴黎的綺麗，消受倫敦的繁華，瞻仰羅馬的莊嚴，華盛頓拜那自由聖像，尼日蘭聽那醉人牧歌，訪但丁的遺跡，搗歌德的流風，還有那冰湖，瀑布，都足以使我們流連，不論晴午夜，我倆的並肩儼影，總得掩映在燦爛的陽光，皎潔的清輝裏，爲那湖山生色，那時不將傲煞旁人嗎？但是現在呢？事與願違，我只能捧了我的已碎的心，離鸞別鶴似的長征海外，陽光月光所映照的，只有我孤單單的影子，受盡那客子的悲哀，苦痛，誓盡那寂寞淒清，被人們冷眼的奚落，自己心緒的煩鬱，唉！恐怕是禁不住這樣的磨折了！那末未來的歲月，實在不堪設想，身體羸弱的我，與朝露的壽命，相差無幾吧！唉！此生唯一的愛人，現在容我最後極親熱的喊你一聲，此後恐怕難以再聽得了！請你聽着罷！我愛至不可形容的甜心啊！請你記住，千萬記住！如你在神祕的感覺中，愾而感覺到，或者幻想到，我好像已脫離人世了，消沈異域了，那末你千萬，萬千，去向那海濱招魂，免得我飄泊他鄉，因爲我立志要追依你的，在那無羈無束的靈魂時代，早已告知你了！我的魂魄，總要愛護你，爲你求快樂，幸福的愛人呀！這算是一個請求，最後的哀求吧！

別了！別了！分別了！生離了！死別了！去國的！別去世的！別後會呢？離期了！離期了！真真的離期了！

哦！還有一句話，極緊要的一句話，請你記住，記住，記住！請你在春秋佳日，晴日朗月，或者我的誕日，擱那一束我所最愛的——也是你所手植的，我倆曾經用以表示甜蜜，親摯，體總，纏綿的花，投向碧濤，銀浪，瀟瀟著波圈的蕩漾，一定會得貢獻在我的長眠之塚上的愛人啊！請你顧念舊情一點，允許我這個請求，切記我的叮囑啊！

別了！真的別了！我封了顆已碎的心給你；一顆心，一顆碎裂了的心，請你收受，請你保存！如你願遺棄的時候，那遺棄了也不妨！只要你的真意，啞記着罷！

別了！別了！我用我在祖國的最後一絲呼吸，爲你祝福！願我唯一的愛愛的甜心兒好！

你的或者尚未遺忘的忠僕，書于太平洋舟中，未啓碇時。慘淡的月兒，已哀傷得躲到雲幕裏去，飲泣了！那迷濛的燄光，照在M F 兩人的面上，默默地相對無言，慘日的臉上，掛滿同情之淚，床上哭聲的耳，發出極微的一聲長嘆！

一九二六，七，避暑於法雨禪院，普陀

(完)

小說枝談 (續)

諸暨蔣瑞藻孟潔

東郭記

本傳四十四齣。題目特剗。又在四字二字格外。兩部曲話云。東郭記以一部孟子衍成。其意不出求富貴利達一語。蓋罵世詞也。劇目俱用孟子成語。不出措大習氣。曲中之別調也。七篇文多詼諧。事亦奇異。唐人小說。齊諧續孟。(宋周密公謹亦有齊東野語之作)意託咸丘。非無所出。東郭記又其裔也。本傳第六齣。東野人之語齣。公行開社。東郭持盟。尹士鼓唇。淳王竊聽。鬪寶蟾二曲。上下古今。謔浪笑傲。恣其褒彈。以實野語。夫子自道。全篇眼目也。而明竹癡居士所撰齊東絕倒。本子與氏所記虞舜事。附會撮合。衍爲雜劇。南北合套四齣。別出機杼。與東郭記異曲同工。嶧山講學。竟爲後世小說雜劇傳奇開宗。孟老有知。亦當胡盧。竹癡。秣陵人。不詳姓名。齊東絕倒。收盛明雜劇中。今存。他罕傳本。竹笑元

評云。此劇幾於毀謗聖賢矣。然子輿氏已開唐人小說之祖。小說復開元人雜劇之祖。何妨附此一種談諧。聊作四書一笑。所謂元人雜劇。未識何指。（齊東絕倒彙括西江月云。瞎漢縱然犯法。乖兒卻會藏親。齊東野語古來聞。鄒孟揣摩虞舜。女向琴牀自裸。身逃濱海誰尋。分明往牒曲中真。聽取談諧可信。詩云。皋陶拿不著殺人的賊。商均趕不轉朝子的翁。傲尋象不過禪位的帝。嚚母放不下逃海的農。收場詩云。咸丘說謊有因。桃應譽喻無謂。偶然弄出神奇。只得略加附會。案此起結。迥殊元劇。是傳奇作法。蓋雜劇之變體也。齊東絕倒與東郭記。孰爲先後。今不可考。以予意妄揣之。則東郭較後。）天生人材有長短。古今才人各名所長。事功之家。生握重權。沒享隆名。故趨之者衆。至於文學。最爲寂寞。文學之等。隆殺殊科。詞章世所謂浮華。無關至理。然一藝成名。亦至不易。得一佳篇。勝建偉業。夫事功之成。莫不遭際時會。推不貪天。廣歎數奇。雖懷材抱器。又誰知焉。千古文章。未嘗有一僥倖者。語其難易。則一李杜可十管樂。文人之於事功。所以蔑如也。然聖喆觀之。則文章餘事耳。若必專精。或嫌喪志。孔門四科。文學居末。毋亦等差。自古然耶。據近世太西學者之所考。則文學包容德行言語。皆被總括。而文章性道。亦文學之所有事也。自史家道學儒林文苑分傳。門戶遂開。旗鼓日張。攻伐不已。言道學

者。高視一切。若可鄙棄。是固不得以爲平議。然道學之域。玄之又玄。其探賾索隱。鉤致深遠。往往積累半生。始有一得。又未易以言語形容。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文學之至。夫豈僅文章之所得。伐者與。宜其賤詞華爲枝葉。夷文藻於糟粕。公幹無與於升堂。賈誼不論於入室。不惟文中著述。流爲僭妄。子雲玄草。未容解嘲已也。唯是聖哲之所詣益高。而流俗之所見益左。傳人輔翼。僅以不墜。其艱難如此。而滑稽一語。批抹皆非。科律千秋。指摘便倒。文學之至。喻於上天。滑稽文學。且在天上。滑稽者文學之絕詣也。古今才人。雖合衆長。不足一戰。予是以崇拜滑稽。尊爲無上。神力轉運。左右人間。上自賢達。下及朽腐。靡不翕然。受其點化。潛觀默想。渺不之覺。顧當世未聞或重之者。大名不名。又奚怪邪。滑稽之源。出於蒙莊。腐遷列傳。少見梗概。自是以後。史無續焉。予又以服太史公之識。慨然欲有所作。而媿無其材。東郭記齊東絕倒諸作。皆滑稽之雄。而論古至不能舉其事以實之。甚且不得其姓名。而爲之考。豈非後死之差乎。搜羅未備。何日著筆。於此記之。以誓予志。第二十二卒之東郭播間之祭者一餉。是東郭記正文。淒涼悲壯。便如伍胥慷慨。張靈風流。英雄名士。一齊寫出。才人之筆。無所不包。不枉唐突孟老。白雪樓元本。每版心皆刻有遼羽亭三字。足資考據。目錄每餉用韻。一一注出。是與汲古本不

同處。而韻目則與他韻書特異。豈明人別有曲韻可據乎。此不可不錄也。一用東紅韻。二用齊微韻。三用蕭韶韻。四用車夫韻。五用清明韻。六重用清明。七用南三韻。八用嘉華韻。九重用嘉華。十用邦陽韻。十一重用邦陽。十二用金音韻。十三用幽遊韻。十四用真文韻。十五用寒間韻。十六用廉纖韻。十七用支時韻。十八用何和韻。十九用皆來韻。二十用先天韻。二十一用鸞端韻。二十二用車邪韻。二十三重用齊微。二十四重用蕭韶。二十五重用車夫。二十六用車夫。二十七重用清明。(案此三用)二十八重用南三。二十九用嘉華。三十重用金音。三十一重用真文。三十二用邦陽。三十三重用幽游。三十四用幽游。三十五重用寒間。三十六用寒間。三十七重用廉纖。三十八重用支時。三十九重用何和。四十重用鸞端。四十一重用皆來。四十二重用先天。四十三重用車邪。四十四重用東紅。(菴猗室曲話)

南西廂

明李日華撰。日華字君實。嘉興人。萬曆壬辰進士。官至太僕寺少卿。家門水調歌云。大明一統國。皇帝萬年春。五星奎聚。偃武又修文。託賴一人有慶。坐見八方無事。四海盡歸仁。如此太平世。正是賞花

辰。遇高人論心事。按今古。移宮換羽氣象一回新。惟願賢才進用。禮樂詩文。一腔風月事。傳與世間聞。沁園春云。西洛張生。博陵崔氏。一雙白璧兩南金。寄居蕭寺。無計達佳音。忽遇孫彪作耗。君瑞請兵退賊。當許下成親。豈料功成後。老母背前盟。託紅娘。傳密意。遂初心。喜登黃甲。鄭恆何故更相尋。終藉蒲東太守。重諧伉儷。傳說到如今。詩云。老夫人路阻兵圍。小紅娘書傳簡遞。崔鶯鶯月下聽琴。張君瑞春闈及第。明閔遇五云。梁伯龍謂此崔時佩筆。日華特較增耳。間有換韻幾調。疑李增也。崔割王腴。李攘崔有。俱堪齒冷。南詞定律云。西廂記曲本北調。李日華陸天池惜其詞句之佳。改爲南曲。顛倒互用。使詞章血脈斷續。已失元人本旨。且唱其句讀。終屬牽強。語詳凡例。按六幻西廂。並收李陸二本。六幻者。曰幻因。元才子會真記也。曰搗幻。董解元西廂記也。曰劇幻。王實父西廂記也。曰廣幻。關漢卿續西廂記也。附園蒼闔局。五劇箋疑。曰更幻。李日華南西廂記也。曰幻住。陸天池南西廂記也。附園林午夢。是謂會真六幻。歸安金鞞伯（城）藏有一本。宣統中。貴池劉氏暖紅室借刻李陸二本。並附王關後。今年鞞伯語余。祖本尙未歸也。家門水調歌。六幻本注。元本作嘉靖萬年春。則本傳是成於嘉靖朝。遂初心上。六幻本尙有聽琴廣和四字。陸本自序。於李頗有微詞。其曰李日華取實父之語。翻爲南曲。而

措詞命意之妙。幾失之矣。又曰。退休之日。時綴此編。固不敢媲美前賢。然較之生吞活剝者。自謂差見一斑。第一齣提綱臨江僊亦云。是誰翻改汚瑤編。詞源全剽竊。氣脈欠相連。是南詞定律所議。應單爲李本而發。然其詞牽連李陸。未能明也。李童山云。改北調爲南曲者。有李日華西廂。增損字句以就腔。已覺截鶴續鳧。如秀才們問道請下。增先生二字等是也。更有不能改字。亂其腔以就字句。如來回顧影。文魔秀士欠酸丁是也。本風欠。刪去風字。復成何語。蓋西廂爲詞宗。欲歌南音。不得不取李本。亦無可奈何矣。語在兩村曲話。按前輩於李作。都鮮佳評。然自陸天池卽欲以己作易之。而詞場仍用李作。豈盡如攻者云爾耶。童山所指。毛本正如此作。固屬不詞。然六幻本步步嬌秀才們問道請下。卽接卻便似聽了將軍令。無先生二字。南詞定律九雙調犯調之十收五雙至卽毛本第十七齣五供玉枝花。則仍作文魔秀士。風欠酸丁。不知何人於前曲妄加先生。而又於後曲截去風字。毛刻未加釐正。不得謂李作元本如是也。童山所見未廣。又不加詳考。遂輕議古人。可云妄矣。（六幻本五供玉交枝。亦只作文魔秀士欠酸丁。未解）北調西廂。自成血脈。李翻入南曲。又別爲李之血脈。如必執關王以議李。又何解於關王之翻董也。況宋元詞曲。彙括古人遺篇者。不知凡幾。未聞有譏其非者。君實斯作。

亦由其例。而議者不息。殆緣明人剽竊成習。羨夫李之居先以享盛名也。因妬其遇。遂騰口說。後人相沿。無復爲之辨者。須知李作雖采舊詞。實多創新調。如漁燈兒六曲聯套。古無此體。李實創作。爲後人開路。其音曲之妙。舊譜所稱。(南詞定律七小石調過曲之二)夫豈無功於詞場。特文章之家。僅驚詞華。不管音律。埋沒古人。大半由此。能不爲之訟冤耶。九宮大成六十九。收瑞雲濃春容漸老一曲。顯云古西廂。注按前人另有西廂。其全帙失考。僅傳月下聽琴一套。卽瑞雲濃絳都春序出隊子鬧樊樓。滴滴金。畫眉序。啄木兒。三段。子。滴滴子。下小樓。耍鮑老。尾聲數闕也。其詞載於雍熙樂府。南音三籟。及摘采於嘯餘譜。南詞定律等譜。賞音者謂是元人手筆。蒼老處自非後人所及。南音三籟注爲古西廂。今仍其舊。以別於六幻西廂記云云。據此則南調西廂。元人曾有舊撰。惟不知與幽閨琵琶孰先後耳。明沈寧庵南九宮譜收西廂瑞雲濃。絳都春序。下小樓。耍鮑老。畫眉序。滴滴金。滴滴子。六曲。卽九宮大成所謂月下聽琴套中詞也。然沈譜於此六曲外。更收河傳序。聲聲慢。亦題西廂。注謂古曲。非李日華。而南詞定律則出隊子。鬧樊樓。啄木兒。三曲。與李作雜收。以九宮大成對之。亦卽古南西廂月下聽琴套中詞。及檢雍熙樂府卷十六。則月下聽琴套曲在焉。而河傳序已到西廂曲。亦於同卷中得之。題

曰投宿。然無換頭先世紅絲以下。而聲聲慢只將非雨一曲。投宿套中亦無此語。又雍熙情寄小詞中一套。題曰寄情。亦似古南調西廂也。大抵古曲零落。雖或流傳。既失主名。又經俗工改竄割裂。至難搜討矣。古南詞西廂月下聽琴套。文章音律。至關考據。不可不錄。惟雍熙所收。失瑞雲濃一曲。太古傳宗宮調譜。收雍熙此套亦然。今以九宮大成瑞雲濃注所引目次爲據。以諸譜所收曲文互足之。並錄河傳序聲聲慢數曲。而附寄情套詞。及滿庭芳小桃紅諸曲於後。毛刻卯集中亦收北西廂。然上錄諸曲。必附於此者。以其皆南曲也。南北異聲。淵源各別。此紙所錄。可謂南西廂之淵源。言西廂者。宜如何典重之耶。

月下聽琴 $\Delta\Delta\Delta\Delta$ 南西廂古曲 $\Delta\Delta\Delta\Delta$ 茫父考定本

瑞雲濃 春容漸老。綠徧滿階芳草。獨守孤幃病成了。衾寒枕冷。爲一點春愁。縈惱懷抱。恨只恨離多會少。(南九宮譜十四之一、南詞定律一黃鐘引子之一、九宮大成六十九之八、停雲館十二律京調譜四之二、九宮譜定一之一、並收)

按此黃鐘引子也。凡套詞必先引子而後過曲。故曲萬不可失。標題南九宮譜及九宮譜定注。雲或作煙。

(未完)

本園靈驗藥品前經農商部上海商會福建各展覽會均有獎憑

上海河南路中
種德園著名良藥



烏鷄白鳳丸
主治：月經不調、赤白帶下、經期腹痛、久不受孕

海狗腎精片
主治：腎虧陽痿、色慾過度、元氣不足、子嗣艱難

婦女有病服烏鷄白鳳丸 定能保汝身軀之康健此丸治婦女諸般虛弱久不受孕血崩小產氣鬱疼痛飲食不思不論胎前產後一切婦女百病能補身壯體活通經脈無一不之良藥也諸君光顧請認明五彩花鐵盒面仿單印有農商部嘉獎一等獎牌一元加料小丸每兩五角雙料二角半一品小丸每兩洋獎章庶不致誤

價目 一元加料小丸每兩五角雙料二角半一品小丸每兩二角半

補腎大王 海狗腎精片 乃壯陽補腎無上之寶品早已著名世界醫藥界補腎大王

小兒回春丹 治小兒驚風發熱痰涎咳嗽吐瀉等症家中一服即愈每瓶洋一元二角

橘紅半夏露 此露專治諸般新久咳嗽痰涎氣喘服之奇效每瓶一元外埠

總發行上海河南路廣東種德園老藥局

390

請聲明由小說世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STORY WORLD.

Plum Blossoms,
A Three-Movement Suite

梅花三弄

美國郝路義女士編

梅花三弄為中國名曲相傳係宋莊暗香所作曲成風行一時惟暗香既屬名門女子不願負里巷歌曲浪譽遂不敢再作他曲然終以抱才未展鬱鬱而歿此曲現由郝女士譜入鋼琴以笛聲作高音以弦聲作低音編成複音譜於數百年相傳之名曲得以西國樂器演奏之誠為調和中西音樂之創製

三角五分

商務印書館出版



努力

怎樣才可以立足於

競爭劇烈之世？

世界愈進化，競爭愈劇烈。吾人如不能具有豐足的智識和熟練的技能，將何以與人競勝？將何以立足於世？

本社設有**國文·國語·英文·商業·算學**五科，不但供給國內青年以必要的智識，且訓練之使具有相當的技能。凡欲在社會中佔一**優越地位**者，不可不在本社選一自己所需要的科目而專修之。
• 各科簡章，承索即寄。

上海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函授學社謹啟

愛爾蘭的野薔薇 (續)

陳大悲譯

(My "Wild Irish Rose")

編影劇者……葛雷漢貝格

製片兼發行者……美國因斯費太格拉甫影片公司

景四十二 住屋

全景 杜倫神父向羅伯特道

字幕 『神父，求你照應她們。』

了珍重。兩姑娘互相勸慰，羅伯

杜倫神父答應了出去。羅伯特

特說：

於是乎把坐在椅上啼哭的克

萊亞擁抱起來。亞德此時膽氣

略壯，陪着他向門口走去。

景四十三 門道中

近景 羅伯特走進門道抱住亞德接吻話別。亞德很愁慘的說：

字幕 「羅伯特，我願意永生永世等候着你。」

羅伯特從她的懷抱中掙扎出來，兩眶滿含着眼淚。向兩兵那方走去。

景四十四 大門旁

全景 兩兵站着。羅伯特含淚走近前來。兩兵很表同情，一聲

不言語的陪着他走去。羅伯特迴頭向家宅那邊望去。只見——

景四十五 屋外

全景 從羅伯特淚眼中看出景象是迷迷糊糊的。見亞德站在門口，無力的揮着手，同時克萊亞在窗口望着，一同揮手。

景四十六 大門旁

全景 羅伯特看了一回，掉過臉來，恨恨地擦去眼淚，然後挺直身子，與兩兵一同前進，表明他已決定毅然的去擔當這件

事。

景四十七 門道中

近景 亞德目送情人遠去。克萊亞輕輕走到她身旁。亞德漸漸地不能支持，身子搖晃，克萊亞急忙走過來抱住她。兩位姑娘你安慰我，我安慰你。

景四十八 大路上

全景 康一路行來，竭力借怒氣來遮掩自己心裏的悲慘。他終想找一個人來打架——不拘打誰都能够消消悶氣。他站

住了，看見那方來的一人……

景四十九 大路上

全景 哈費德甫攜着包裹走上這大路來，看見康望着他，便立定了。

景五十 大路上

全景 康與哈費二人在場。康在哈費面前大搖大擺走過，一點不露出要找架打的聲色。哈費知道康是愛羅伯特的人，忍不住說：

字幕 『他們簡直把你的富聊

德帶到都伯林去審判去了。』康挺身大笑。這回可有了打架的機會了。他說：

字幕 『我就不愛瞧見你這種說話的神氣。難道說你要我打你……』哈費趕快回答說自己並不願意打架，但是康早就興高采烈的一拳打過來了。他倆扭作一團，你落我起的直滾在地上厮打。滾到看不見了。

景五十一 池旁

全景 康與哈費滾打過來。這

邊就是一個半水半泥的臭水溝。康佔着了上鋒，提起哈費來，往那污泥溝裏一扔。哈費半截身子埋在臭泥裏。康看見哈費渾身烏黑的在那裏爬起來，樂極。他告訴哈費此時自己覺得舒暢多了，於是乎歡然的走開去了。哈費爬到岸邊，怒目攢拳向着那邊揚長而去的康作勢。

景五十二 鄉村

全景 兩英兵押護着羅伯特

上兩輪馬車。村衆圍觀，對此情景異常悲傷，對兩兵不免有忿忿之意。車輪動時村衆揮手作別。

景五十三 書房

近景 耿吉拉在窗戶裏面向外看前景。他希望得到羅伯特的財產和他的情人亞德鄔尼爾，目光益增猜惡。漸隱。

字幕 都伯林審判已畢……

景五十四 法庭

全景 問官高坐堂上，旁有辦

事員，參觀人，法警等。羅伯特在罪犯席，哈費德甫在證人席。耿吉拉與幾位法庭的官吏同坐在一桌前。審判官命羅伯特聽讀判詞。

景五十五 法庭

近攝 審判官宣讀判詞，最後一句是：

字幕 『無期徒刑！押往澳大利亞刑事區執行！』

景五十六 法庭

近景 羅伯特聽他宣讀那篇

可怕的判詞，深爲恐怖。他忽然想要抵抗爭還自由了。他的眼光向屋內週圍一轉，凝住在哈費德甫身上。所有一切情緒一時結晶成了對於那告密人的憤恨。

景五十七 法庭

近景 哈費看見羅伯特的眼光注在自己身上，很不自然的漸漸畏縮起來。

景五十八 法庭

全景 羅伯特與哈費德甫二

人。羅伯特盛怒發言：

字幕 『如果上天還有一點公道，那麼你和買你出來幹這件事的人都該到墳墓的這一邊來和我會面。請你們的靈魂預備等着罷！』

向哈費指着。哈費恐懼戰慄，很不自在的向耿吉拉那邊一望。

景五十九 法庭

近景 耿吉拉感到這一種爆發的力量，也現出恐怖與不自在的神氣。他卻竭力鎮制自己

的精神。重新又做出憐惜羅伯特的慘容來。

景六十 法庭

近景 羅伯特與耿吉拉在場。
羅伯特說：

字幕 『請你代我照應我的妹妹——和——鄔尼爾小姐。』

耿吉拉點頭後。見羅伯特的眼光並不注在自己身上，心上一鬆，斗然又想到怎樣去奪得亞德姑娘那件事了。既而又把這惡意隱藏起來，口裏允許他應

當竭誠盡力。羅伯特被帶出庭。

耿吉拉在後望着他。哈費德甫很畏怯的走近前來。耿吉拉把他推開一邊去。一個法庭官吏走過這邊來。他很厭惡德甫，伸手把他推開去。漸隱……

字幕 莫耶杜倫姑娘是巴列萊蓋特村中一位頂美的小姐。

景六十一 杜倫住宅之外

面

近景漸現 這是杜倫神父與其姪女莫耶同居的小屋之外面。

莫耶在場，忙忙碌碌地削山芋皮，她因為想起羅伯特被捕那件事，滿面帶着愁容，嘴裏卻還哼着歌兒。康先露出兩手，突然抱住她的耳朵。她掉轉臉去看是誰。康在那一邊露出臉來，趁着莫耶掉臉向後的時候，使勁與她接吻，不等她有抵抗的功夫。她十分驚訝，急得幾乎要嚷出來。康用一手按住她的嘴不許她聲張，一手指外面園裏。莫耶看園裏，只見

景六十二 花園

全景 杜倫神父在樹下一隻安樂椅上打盹——一本翻開着的祈禱書擱在他胸口。

景六十三 屋外

近景 莫耶與康同在場。莫耶望見她的叔父，康警告她道：
字幕 『請你別作聲！你叔父不許我到你家來。』

莫耶明白了，就不開口。他便鬆了手。莫耶很愛他，並且問他怎麼敢進來的。他說：

字幕 『我是來給你辭行的。我就要出門去了。』

她很詫異，問他要到那裏去。他搖搖頭——不肯告訴她。他什麼時候回來呢？他回答說：

字幕 『等我回家的時候纔回來。莫耶寶貝兒，你真能够常常把我記在心上嗎？』

她很溫柔的一笑。（她正在把一束殘花插在自己胸口。）

景六十四 花園

全景 杜倫神父在夢中驚動——

——幾幾乎要醒過來。

景六十五 屋外

近景 康正等着莫耶的答詞。
莫耶對着花脈脈含情的指着
說道：

字幕 『這些花是我在大路旁
邊採來的——已經被我心頭
的熱度烘枯了。你就好比這些
花，我不該把牠們採了來放在
胸口烘枯了。當初如果我隨你
去，不來理你，那多麼好呢？』
康十分感激的望着她，搖搖頭

笑着說道：

字幕 『當真的，如果我是這樣
一朵花，如果你走到大路旁邊
簡直的不來理我，我就能够自
己連根拔起來，帶着樹桿兒跟
了你就跑。』

她很愛聽他這一番傻話。他就
抱她在懷裏。二人接吻。

景六十六 花園

近景 杜倫神父醒來，向週圍
一看，看見莫耶與康緊緊地假
抱着（景中不顯出來）。他恨

極——站起來向那邊走去。

景六十七 屋外

全景 莫耶與康仍在假抱中，
忽聽得杜倫神父走近前來。他
們即時撒開手。莫耶窘極。康卻
高興非常，也不管他杜倫神父
看見了沒有。杜倫神父怒氣沖
沖地走進來，吩咐康立刻滾開。
康抗聲說：

字幕 『神父——我今天是來
報告一個好消息給你的。』
杜倫神父問是甚麼消息。他回

答說：

字幕『我要離開此地——也許一輩子不回來了。』

杜倫神父表示他認此爲好消息。他指望這一輩子再也不看見他。康卻繼續着說：

字幕『但是也許還要回來的。』

杜倫神父方知康是拿他來開頑笑的，臉色頓變。康搶着與莫耶接一吻。莫耶大有戀戀不捨之意。康向杜倫神父做告別的手勢。杜倫不理他。他就去了。杜

倫見莫耶滿眶含淚，知道她非常傷心，看了很憐惜她。他輕輕地彎一臂在她肩上，說道：

字幕『去了一個匪徒確是一件好事——可是康機靈鬼的心地並不很壞。比他壞的人還多着呢。』

他輕輕地拍了她兩下，就進屋去了。她很悽慘的向康走的那方望着。漸隱……

字幕『幾個星期過去了。蘇依爾愛貝格宅裏的運厄尙是有

八
加無已。耿吉拉君來訪。

景六十八 蘇依爾愛貝格

宅的外面

全景漸現 耿吉拉從大門那邊走到屋外面來。他立定向週圍仔細一看，儼然以這宅的未來主人翁自居。看完之後，就去叩門。
(未完)



無曆國

(今鏡花緣之三)

胡寄塵

多九公等三人，開船離了兒童國，在海上走了幾天。所喜風平浪靜，一點沒有危險。一天，正午時候，到了一所港口停泊。遠遠的看見岸上已有人來往。

多九公道：「我們這一回可不知走到甚麼國了。你看人馬車輛，往來如織，到是一個富庶之邦。」
林之洋道：「不管他是兒童國，是老人國，我們上岸看一看，就有分曉。」唐敖也說：「不錯！」

三人把船停泊好了，又在船裏檢一些土貨出來，帶在身邊，預備上岸去賣給這國裏的人。那些土貨，就是茶葉，緞子，紡綢，白紙摺扇等物。纔走得上岸來，只見岸上就立了許多人，圍住了多九公等三人。問他們是從那裏來的。

多九公道：「我們是從中國來的。」其中就有一個年輕的人問道：「來做甚麼？」多九公道：「我們是做生意買賣的。這裏帶了些中國的土貨來，不知道貴國的人中意不中意？」

那年輕的人聞言，笑着說道：「你們是來做生意的麼？好極了！我自從十二歲時，就聽見人家說中國是個好地方，直到如今，長到二百歲了，纔第一次看見中國人……」

這年輕的人還沒說完，多九公先聽得吃驚起來。立即反問道：「甚麼閣下已經二百歲麼？爲甚麼看起來，絕像個少年人？」

那年輕的人聽了這話，好像毫不注意的樣子，只管他接着說道：「你們帶了些甚麼上好的貨色來……」多九公不理，只是說道：「貴國莫不就是老人國麼？爲甚麼能有二百歲的人……」

那年輕的人尙沒回答，唐敖在旁邊說道：「九公，客人要買你的貨色，你可拿些給他看看。多九公聞言，纔把肩上的包袱拿了下來，解開來給那年輕的人看。多九公把包袱裏的貨色，一樣一樣的拿出來，一時忙不過，就把那「二百歲」的問題，暫擱起來不提。

岸上圍着看的人，看見多九公把包袱打開來了，大家也都趁熱鬧，圍着一堆來看。每看一件，莫

不嘖嘖稱好。

這時候，林之洋趁空兒拉着一個人問道：「我們到了貴國，還不會知道貴國的國名，怎樣好呢？我不得不問一聲。」

那人道：「國名麼？我們自己是沒有國名的。只是鄰國的人都呼我們做無曆國的人。我們自己就有一部分的人承認我們的國是叫無曆國。卻也有一部分的人不承認。以為這個名稱，是他國的人，譏刺我們的。我們怎好自認為無曆國呢！」

林之洋道：「他國的人稱你們的國是無曆國，你們不承認；你們自己又沒有國名。如今叫我們怎樣稱呼呢？」那人很謙和的道：「先生！不要緊。你只管稱做無曆國就是了。我們國裏的人有不承認的，也有承認的。就是不承認，也只是消極的不承認，決不積極的反對。先生！你放心。只管稱無曆國就是了。」

林之洋也笑着說道：「也好！我們就稱無曆國罷。但是，我還要問：為甚麼叫無曆國呢？難道是沒有曆法麼？那麼，怎樣計算日子？」那無曆國裏的人道：「先生！並不是沒有曆法。只是曆法太多了，差

不多每人可以自由採用一種曆法，弄得亂七八糟，不能統一。所以人家就稱我們是無曆國……先生！你可知道我有多少年紀？」林之洋細細的看了他一看，纔說道：「你至多是四十五歲至五十歲。」那人笑道：「不是！不是！六百歲了。」林之洋吃了一驚，半晌說不出話來。

還是那無曆國裏的人道：「先生！我覺得我用得曆法不好麼？」林之洋被他一言提醒，纔答道：「請問你是用得甚麼曆法？」那無曆國裏的人道：「我是採用月曆。每逢月圓一次，就算一歲。但是，我的兒子是採用日曆。每自第一日出至第二日出，就算一歲。因此，他的年紀比我大得多。現在已有二千八百三十九歲了。此外有採用日夜曆的，就是自日出至日入，算一歲。自天黑至天明，也算一歲。有採用鐘週曆的。他就是看時辰鐘上的長針走了一週，就算一歲。有採用半月曆的，有採用寒暑曆的……先生！你若要知道我們的年紀，只有各個的年紀，沒有比較的年紀。往往老子比兒子小，弟弟比哥哥大，好叫你無法弄得清楚。」

林之洋聽了他這一番話，不禁噙的笑了出來。

這時候，唐敖立在旁邊，也把這番話聽在耳裏。他見林之洋笑了出來，他就拍着林之洋的肩道：

「林兄！你不要笑他人了。我們自己不也是一樣麼！甚麼夏曆，甚麼周曆，甚麼陽曆，甚麼陰曆，不也是一樣的弄不清楚麼？」林之洋聽了這話，不但是停住了笑，而且深深的歎了一口氣。

這時候，多九公已賣了好些貨色，且和一個無曆國的人商量要在他們的街上，借一所房子，暫時住一住，開一個臨時的店，銷售貨物。

多九公回過頭來，找着了林之洋、唐敖二人，笑嘻嘻的說道：「今天的運氣不算壞。帶來的兩疋緞子，五疋紡綢，和三十把白紙扇，都很能銷。白紙扇，他們尤其愛買。你看！五兩銀子一把，不是好生意麼！我們只不過化了二百文的本錢罷了。」

林之洋道：「賣了幾把呢？」多九公數一數手裏贖下來的扇子，只有六把了，他算了一算道：「帶來三十把，賣去二十四把了。你說生意好不好！我想在這裏多住幾天，把二百把扇子賣完了，再走。也可以發一筆小財了……你們二位以為如何？我已問明了在他們街上租一座房子，開一個臨時的商店，房金真便宜。」林之洋道：「多少呢？」多九公道：「中等的店面，只要四兩銀子一年。你想便宜不便宜。」

唐敖道：「那裏有這樣便宜的房子！九公！你莫不是聽錯了罷！」多九公道：「我年紀雖然老，耳朵還沒有聾；那裏會聽錯。你們不信，我們明天同往街上去，讓我租一所房子給你們看。」

當時多九公和林之洋、唐敖二人，這樣的說着，時候也已晚了。岸上的人，已漸漸散盡，只聽着海濤打在沙灘上的聲音，送入林之洋等三人的耳朵裏。四面望望，只見暮色蒼然，自遠而至，早已是黃昏時候了。林之洋等三人，乃循着原路，回到船上去住宿。一面計劃明天往街上租房子，開臨時商店的話。三人一面談，一面回到船上。先把今天的賬結一結，覺得生意很順利。單是白紙扇一項，已賣出一百二十兩銀子。大家都很歡喜。在船上吃了晚飯，一早安睡無話。

第二天早晨起來，正打算落船往街坊上去走走，打聽租房子的事情。只見那無曆國裏的人，已有走到海邊來了。因為那國裏的人，在昨天晚上，聽說有中國人到了那裏，並且帶了許多貨色來賣，大家都當着新聞傳播，一傳十，十傳百，到了這天早晨，已弄得全國皆知。就有許多人，跑到海邊來看他們見所未見的中國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一齊都有。而昨天曾向多九公買白紙扇的一個人，也在中間。

這人名叫張子春，爲人格外和氣；昨天細細的和多九公談了一回。甚麼房金便宜，甚麼可以開一個臨時商店，都是這張子春的主意。多九公聽了他的話，所以這時就打算往岸上來找房子。

多九公一眼看見張子春在人叢中，就呼着他道：「張先生！你也來了麼！」張子春連忙回答說道：「多九公！你老人家起來得早。」多九公道：「我們想望街上去找找房子。」多九公一面說着，一面介紹張子春和林、唐二人相見。

張子春道：「多九公！你老人家如真要找房子，兄弟可以替你介紹一所。租金雖然略貴一些，但是地點很好，和你們開臨時商店十分相宜。」多九公道：「租金多少呢？」張子春道：「每年七兩銀子。」多九公一聽，覺得每年七兩，雖比昨天所聽見的四兩，要貴得多；但是照中國通都大邑的市房比起來，仍是便宜極了。當時就一口答應道：「只要房子好，地點合宜，就是貴一點也不妨。」

張子春道：「你老人家跟我去一看，就知道了。」多九公答應着，就拉林、唐二人同上岸去看房子。這時候，林、唐二人，卻和別個無曆國裏的人閒談，談得很起勁，不願意上岸去了。便回說道：「多九公！你自去罷！我們在這裏守船。橫豎把全權交託你就是了。你早去，早來。我們在這裏等你。」

多九公答應着，就落了船，跟着張子春走。一面走，一面談，街坊上的景緻，一時也無暇細看。不知不覺，已走到一所大房子面前。張子春道：「多九公！你看這裏就是了。」

多九公抬頭一看，果然不錯。一所八分新的市房，兩樓兩底，坐落在十字街口，熱鬧地方。多九公心裏想：雖然開一個臨時商店，用不着兩樓兩底的房子；卻是價錢不貴，也落得討便宜。就託張子春找着了房東，開了門，進去一看。原來房東就住在隔壁，又得張子春介紹，自然是極便當的。看罷，多九公十分滿意，當時先付了一年房金，辭別張子春，回船報告林、唐二人。

於是二人就把船上的東西，僱人搬到新租的房子裏。一面把空船委託住在海邊的一個漁家，代爲看管。一面僱了一個用人，名叫李二，在店裏做雜事，言明每年十兩銀子。火食就包在鄰近的飯館子裏。林、唐等三人，連李二共計四人，每年二十兩銀子。至於購辦店中應用的器具，都委託李二代辦。忙碌了半天，一到下午，他們的臨時商店，已經布置完備。打算明天早晨開張了。

這天正在吃晚飯的時候，包飯的館子裏，剛送了晚飯來，還擺在桌子上沒有吃。李二報道：「老板！經租賬房來收房金了。」多九公聞言，大吃一驚。忙道：「胡說！不是付過了一年麼？如何又要來收。」

難道剛纔的七兩銀子，被經手人騙去了麼？」

李二聞言，駭得不敢多說。只見那收房金的經租賬房，已挾了皮包，走上前來。慢慢的道：「老板！又是一年了。我們的規矩，都是先付後住。這回是收下一年的租金。」

林、唐二人，聽了這話，一時也都呆了。只有多九公和他爭道：「胡說！分明今天纔搬進來的，爲甚麼說又是一年了？你不懂！你去叫你的東家來。」那收房租的道：「叫東家來，也是這樣說。不叫東家來，也是這樣說。我也就是半個東家。因爲剛纔和你接洽的東家，就是我的哥哥。這所房子，是我們兄弟共有的；我就是半個東家。無論如何，你住了人家的房子，不付房金，還要罵人家胡說，這卻不依。」

多九公氣勃勃的道：「我也不曾聽見說：早晨進屋，纔到晚上，又算一年了。」他們兩人正在爭論不決，街上來往的人，也都停住了脚，在那裏看。唐敖覺得這事情弄糟了，便上前去解勸。這時林之洋忽然記起昨天和無曆國裏的人所談的話來，知道房東所用的是日曆，拿一天當一年。如此，他就不錯了。乃上前問經租賬房道：「請問一聲：你們房東用得甚麼曆？是日曆？還是月曆？」那經租賬房道：「自然是日曆。我們的規矩，房租是用日曆算。租給他人的房子，也都是按日曆收租。不是欺侮你。」

們外國來的人。你們如不信，向左右鄰家去問一問，就明白了。」

林之洋心裏明白，知道不能和他相爭了。只好自己承認吃虧，忙拉着多九公的袖子道：「九公的話不錯。他們是照日曆算的。確又是一年了。我們應當付他的錢。」林之洋說罷，也不等多九公的回音，先拿了七兩銀子，付了房金。等經租賬房去了，他纔慢慢的把原因說給多九公聽。

多九公歎了一口氣道：「唉！原來如此。怪不得房金這麼便宜。」唐敖道：「多九公想貪便宜，豈知反上了當。」多九公道：「豈但我一人，凡是世界上想貪便宜的人，沒有不上當的。我多九公活了這一大把年紀，走了不少的路，今天纔上了這一回當……」

林之洋道：「多九公！你又在發牢騷了。但是，我們這時沒有工夫發牢騷，應該打算我們怎樣收場。你想：一到明天晚上，他不是又要來收第三年的房金麼。如此，我們如何擔負得起。我想不如關門大吉罷。」唐敖道：「不錯！當夜就清理賬目。」多九公道：「還沒有做半文錢的生意，那裏有賬目可清？」說着，大家都不覺好笑起來。

唐敖道：「說正經話。我們本沒有開張，也無所謂歇業。只算是把開店的計劃打消就是了。但是，

我們有三筆賬，不得不算。第一，是房子。已付至明天晚上爲止。明晚以前，動身出門，當然不必再付。但也要趕早回他們一聲。第二，是火食賬。我想半途上回他，至少要付半年的錢。第三，是僱來的李二。恐怕要付他全年的工資了。而且不知他們是用的甚麼曆。」多九公道：「倒霉！倒霉！蝕他娘的老本。」

當時三人議定，就先去回房子。一回就回絕了。再回火食。先問明那館子用的是月曆。三十天算一年。館子的主人，總算好說話，只要他們付半年的錢。他們就付了十兩，把賬結束了。再回李二。先問他是用的甚麼曆。他說道：「老板！我們用的是季曆。又名寒暑曆。自穿棉衣時，到穿夾衣時，算一季。自穿夾衣時，到穿單衣時，又是一季。自單衣到夾衣，又是一季。自夾衣到棉衣，又是一季。一季也就是一年。我們替一家做工，至少是一年，不能半途停止的。」唐敖道：「半途停止，付你一年的工錢，也不可以麼？」李二道：「這是和名譽有關。如無事做，在你店裏坐，也要坐一年。工錢不工錢，還不要緊。因爲半途上歇了工出來，就很不名譽。將來就永不能替人家做僱工了。」

多九公道：「我們的店不開了。」李二道：「不開我也要跟你們走。」唐敖插言道：「我們要往外國去，不在你們國裏了。」李二道：「那也只好跟你們去。否則我被你們辭歇出來，在本國也不能立

足。不如同你們去罷。橫豎我無室無家，單身一人，只有一個老兄，同他說一句，他沒有不讓我去的。」

多九公道：「這到很好。只不知要多少工錢？」李二道：「仍是照舊，不必增加。」多九公、唐敖、林之洋都說：「如此很好。」就再三和李二說明：每季算一年，每年照原議，付工錢十兩銀子。跟他們於明天上船，向他處出發。

當夜他們四人，把諸事布置已畢。一夕無話。第二天一早，李二就替多九公們僱了車子，把貨色又運到船上。往來忙碌，鬧到下午纔畢。他們四人，也一同上船；預備明天就別了無層國，又向他處出發了。

（本篇完。全書未完。欲知他們再往那裏去。且聽下期分解。）

相思（民歌）

（周敬齋錄寄）

相思短，相思長，相思要拿尺來量。

感冒傷風

清導丸
立止傷風



閣下如患感冒傷風亟需服用紅色清
 導丸以解救之蓋自覺既受感冒第一
 先當使腸胃清潔也大便便秘非但能
 使傷風增劇且亦為各症致病之由即
 如頭痛頭暈目眩胃不消化食乏味
 眼窗骨四週酸痛皮膚紅癢口氣穢濁
 諸恙蜂起甚至因便秘日久多患痔瘡
 之惡疾是以去大便結之日多患痔瘡
 務之急切者家中必常備紅色清
 導丸一瓶以防不時之需耳洛鐵路
 韓莊車站代理站長陳川至先生來函
 云鄙人自今夏來韓莊服務以來因冷
 熱不調時間不定未及數日忽覺腹中
 緊痛大便秘結遂購服紅色清導丸即
 見大便暢達腹中積垢全去大便每日
 一次恢復以前原狀皆紅色清導丸之
 功也謹此伸謝紅色清導丸凡經售西
 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向上海江西路六
 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函購每一瓶大
 洋六角每六瓶大洋三元郵力在內

韋廉士醫生藥局之出品
 在美國製造確係美國貨

出痛服嬰自藥轉即安奏如 牙苦用孩己片瞬見舒效神

香港德輔道中第二十號德忌利士輪船公司龐劍虹先生來函云
鄙人小女名喚雲英當出牙時期痛苦非常囂鬧哭泣并至夜不安
眠鄙人及其母親夜間屢遭其擾無奈何試服嬰孩自己藥片服後
轉瞬間即覺其安然舒適徐徐入夢第一夜服用此藥片即安眠以
後遇有疾病如腹痛嘔吐肚瀉或忽然寒熱交作等症投以
嬰孩自己藥片使服一瓶未完疾竟痊愈今已活潑異常常呀呀學語矣現



寒熱交作等症投以
嬰孩自己藥片使服
一瓶未完疾竟痊愈
今已活潑異常常呀呀
學語矣現



仍繼續服用蓋取其易於哺食而藥量
準確絕無分毫不良作用誠嬰孩衛生要品治疾之良方也特誌數
言使同病者得以問津焉嬰孩自己藥片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
或直向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函購每一瓶大洋六
角每六瓶大洋三元郵力在內

韋廉士醫生藥局之出品在美國製造確係美國貨

The Story World

(Issued Weekly)

General Sales Agents: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章 簡 稿 投 | 載 轉 許 不

中華民國去年一月十四日初版發行
 編輯者 胡寄塵
 上海開北寶山路華字第五號
 發行者 小說世界社
 上海開北寶山路華字第五號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印刷所
 分售處 各埠商務印書館及大商務印書坊

一 本刊各門皆歡迎投稿文體以白話為主
 二 亦酌用文言
 三 投寄之稿望寫清楚以免錯誤每篇字數
 四 若千亦請書明
 五 請將原文題目原著者姓名出版日期及地
 六 點詳細敘明
 七 稿末請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至發表
 八 時寄之稿在五千元以下者用則預覆不
 九 投寄之稿在五千元以上者如不登
 十 概不退還惟長篇在五千元以上者如不登
 十一 選登之稿先聲明並附郵資寄還原稿
 十二 報之類由本社酌定不先商若投稿
 十三 人欲自定數目者請於寄稿時一併聲明
 十四 所有投寄之稿一經揭載後其著作權即為本社
 十五 投寄之稿本館得酌量增刪之但投稿人不
 十六 願他人增刪者可於投稿時先聲明
 十七 投稿者請逕寄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編
 十八 譯所轉小說世界社收

表 目 價 告 廣 | 表 價 定

接洽 遠地函詢即行奉復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 如用色紙或彩印價目另議 繪圖 刻圖工價另議 連登多期價目從廉 欲知詳細情形請 至上海北四川路商務印書館虹口分店內「廣告公司」 接洽 遠地函詢即行奉復	普通 正正 文文 後中 二十八元 十六元 十元	上等 正正 文文 前中 四十元 二十四元 十四元	優等 封面 正正 文文 內內 四十八元 二十八元	特等 底封 正正 文文 面內 六十元	等第 地位 全面十二 半面 四分之一	郵章如有改動隨時增減 新報蒙古及日本照國內 香港澳門照國外 郵票代價作九五折以一分二分及二角為限	定 預		每週一冊 全年五十冊 零售每大洋陸分 郵費國內一分 國外四分 書價連郵費 國內 一元五角 國外 二元三角	
							全年 五十三元 四元六角	半年 二十五元 一元五角 二元三角		時期 冊數 國內 一元五角 國外 二元三角
							全年 五十三元 四元六角	半年 二十五元 一元五角 二元三角		時期 冊數 國內 一元五角 國外 二元三角

定閱諸君如有詢問事件或更改住址通信時務將定單號數定戶姓名在何處定寄原稿何處四項詳細開明方可遵辦實錄定戶太多簿冊繁重非此四項無從檢查難免仍有誤寄特先聲明

家庭娛樂



風琴

另印音樂用品
目錄承索即寄

本館製造孔雀牌樂府牌風琴式樣新雅種類繁多聲響準確質料堅固為家庭娛樂之無上妙品定價每座自二十元起至二百四十元包紮運費在外

音樂用書

兒童新歌曲	一册	一角
新法國語唱歌集	四册	各二角四
新體唱歌集	四册	各一角
進行曲	一册	四角
今樂初集	一册	一元半
新歌初集	一册	一元半
風琴戲曲譜	一册	六角
英文琴譜	五册	各一元

商務印書館謹啓